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十六目次

長沙何祖柱蒐輯

獄斷

吏政類

批張文煒控醴陵楊令貪婪一案

批醴陵縣楊令署篆湘潭恐嚇婪贓劣款一案

戶政類

批綏寧縣違禁派斂一案

批衡陽署令詳剔弊已見成效事一案

批永郡襍派一案

批李玉梅私設里長攔阻完餉一案

批嘉禾縣詳革除里長弊端由

批衡山縣詳廢甲編區由

批交代請定章程由

批旗丁張王廖控操軍黃狗兒等一案由

批採買漕米時價難照給軍行月米折由

批私鹽出入要隘應增巡守事宜由

批劉玳瑞控青帝申一案由

批銅鼓衛備詳屯田典當由

批陽周氏告揚針廢田一案

批郭姓因與何氏墳山構訟遂立碑永不育女一案

批蕭榮仕誣告纂繼占產一案

批李國柄告賀國聖亂宗一案

批王斐成告僕正保冒宗占產一案

批謝賢忠將女再許羅相卿一案

批鄧士云妄冒爭婚一案

批馮璉將撫女妄冒爲婚一案

批李世元兩姨有服兄妹不得爲婚一案

批李如寧同姓爲婚一案

批熊盡兒乞養子賴婚一案

批李三仔強搶爲婚一案

批易盛喜指腹爲婚一案

批李朝玉居喪嫁娶一案

批劉光昇欺庶吞產一案

禮政類

批議捐俸工建醮祝聖由

批請復胡劉二守遺愛生祠田址一案

批雲南何方伯崇祀長沙郡學鄉賢詳

兵政類

批糧道詳制營兵米一案

批解餉係勒苦累由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卷之十六

長沙何祖柱蒐輯

獄斷

吏政類

批張文輝控醴陵楊介貪婪一案

布政使董昭祚按察使鄧廷棟會看得重耗縱蠹串
衿虐民關乎閭閻休戚若所控果實似應如律究擬
倘奸頑之徒以挾私未遂理屈受責不思改悔且欲
假公濟私乘間報復又惡習難長不容輕貸今張文

煒所控大戡多收漕費以及經承銀匠等索票錢私
規諸事皆審無確証惟重耗一款訊之經承陳榮等
僉供光係九扣後因捐耗減至八二至於六月民戢
與庫戢相較實有八七合之投遞劣蹟公呈之唐宗
爵所云楊令做官只錢糧多兩分其餘都好之供則
加耗止有七八而大斛淋尖多收漕費與多索票錢
之處又不待經承力辯而知爲子虛矣但捐耗原令
於加一之內扣捐今楊朝鳳加收三分殊屬不合該
令已經 題參應懇免其參處惟將多收之銀追克

批醴陵縣楊令署篆湘潭恐嚇婪贓劣款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署湘潭縣事醴陵縣革職知縣楊某貪婪一案奉 憲准咨檄司審訊本司嚴加親鞫如第一款楊某因張某首報旗人李文勒詐銀六百兩審據銀六百兩復指丁美生爲旗人勒詐銀六百兩審據張某供稱因首報李文楊縣官將我收禁謊稱李文之供命教官熊某嚇詐銀六百兩係伊兄張某親交熊某事尙未完又指張某家人丁美生爲張某之僕丁亦係旗人復行捉拿命熊某勒其再湊銀六百兩

彼因設措不及止備三百二十兩亦交與正節轉付宅門趙二兩次俱唐舍章見交熊某後勒張某寫立領字二百八十兩於叅後始行退還不特過付見交俱供如一卽楊某亦認入已情真再熊某所受之謝禮一百兩隨封十兩家丁鬥十兩訊據熊某供認得銀一百二十兩七呈折筭俱係自收至於趙二得銀二十兩訊據過付之易首三供証鑿鑿而趙二亦自認不諱其余成周榮共得差禮銀三十兩據稱伊係醴陵差役因拿湘潭原差錢國曾見張某家送錢

國銀十八兩以爲解巡盤費只分給伊銀四錢則余
成等所供似無虛証至於訓導徐某過付一節據徐
某供伊因守候丁憂之文以致熊某借房居住並不
知情訊之張某等俱各代爲力辯則熊某之非過付
固無疑義二款楊某因巡人劉爾福具首勒詐蕭二
銀兩不遂罰修渡船八隻訊據楊某堅稱實罰兩隻
且有罰票可據三款楊某因注有千誤當賊贓勒詐
不遂罰修渡船二十隻今訊據有千供稱楊合責其
擅當賊贓原罰渡船五隻訊據楊某供吐相符楊某

除濫罰修理渡船輕罪不議外合依監臨恐嚇所部
取財者依挾勢求索強者准枉法論至死者減一等
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旗人解部枷號兩個月鞭一百
熊某除受謝禮銀輕罪不議外合依說事過錢計所
與之財與受財人同科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貪妻發
遣趙二聽主指使似難與說事過錢之例同科但得
謝禮銀四十兩入已合依不枉法贓四十兩杖一百
律無祿人減一等應杖九十查趙二係僱工民人應
照例折責易首三雖無入已贓銀然趙二之銀係伊

過付合依說事過錢同科例擬杖九十責革不枉余
成等審實得銀四錢合依不枉法贓一兩以下律杖
六十無贓人減一等笞五十革役各犯名下所得贓
銀俱照追入官餘審無干均應省釋

批仰候親訊核題繳

戶政類

批綏寧縣違禁派斂一案

布政使施世綸看得湖南襍派習染已深派既便於
婪私無一不出於派究其名則多如剝筭革其弊則
難於轉山如綏寧縣之本年猶有七甲排年名色及
解餉紙張作薪科舉盤費等項悉由里民派幫尤堪
駭異者也該縣吳令通詳積蠹挾私等事一案蒙

憲臺批司嚴提究解訊據龍澗輝供伊非排年閭管
庫務質之里民向德珍等亦稱果係公議兩人經管

等語該縣額有經制吏典不遵召募承充乃着里民
僉報以致排年名色公然未除此可駭者一矣藉曰
庫吏無人願充止應僉人辦事何以修櫃解餉紙張
等費官不肯給一槩責之其人是以前任派斂豈復
能絕弊源吏治如此奉法謂何此可駭者二矣卽云
裸派因仍舊習驟難割私奉公而起解俸薪及科舉
盤費銀兩該縣自是捐給盤費何亦出之於派以此
推之則該縣一舉一動無非起派可知顯違功令
此可駭者三矣總緣便安陋習不惜捐軀飲貳自

憲臺別弊寧民提撕已經三載本司等承風宜德儆
飭不啻再三綏邑雖屬邊方豈應違玩至此前此之
官難以追咎而靖州李牧兼攝縣事之時漫無覺察
似應另行嚴查以肅法紀龍灝輝等各得賍銀雖完
公有單按以因公科斂之律洵屬不枉但查因賍入
罪似應按其實得之賍坐以應得之罪龍灝輝雖派
應得銀四十二兩實止收銀三十五兩李仁書雖派
應得銀六十一兩實止收銀四十七兩歷經審確其
餘派銀未收似難懸坐府擬猶有未協應行改正查

律載因公擅自科斂財物入己者計贓以枉法論李
仁書應照枉法贓四十五兩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無
祿人減一等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龍澗輝應照枉法贓三十五兩律杖九十徒二年半
無祿人減一等應杖八十徒二年至配所折責三十
板贓各照追入官其庫吏應行縣按照經制召募承
充排年名色及科派課費等項應令該縣查明此外
有無別項未經發覺弊端徹底一併勒石永禁取碑
模遵候報查以結此案至李牧署事任內不遵革弊

之處候 憲核批飭卞司另行檄飭查覆可也
批龍灝輝等已做臬司轉督仰候 部文至日示奪繳

批衡陽署令詳剔弊已見成效事一案

署衡陽縣事藍山縣知縣楊宗仁竊照卑職署理衡
篆竊遵憲臺嚴批潔已奉法不得沿襲陋弊致干
察究卑職署任以來夙夜兢兢每事無不仰體

憲意以潔已剔弊爲念凡地方因革事宜但有益於
民生者隨時因事酌定更正未敢瑣瀆查衡邑徵收
錢糧點克單頭則係錮弊實爲民生大累不得不縷
晰詳陳者也查衡邑徵輪舊規每里每甲無論人戶
糧之多寡總以每糧四十石爲一單於開徵之時填

發溪單一張單內開載各戶姓名田塘頃畝以及額徵糧餉數目先以單內糧之多者點作單頭下年又以次多者點充逐戶輪流即使半升錢糧之戶亦不能免昔年催徵之苦查單頭米後有督催之責比較完欠皆其是問不但妨誤一年生業且往鄉催徵在城候比往來資斧歇戶宿食不無需費在糧多十餘石以至七八石者猶可勉力支持十年若輸至極少石半承充揆計歲內盤費則有浮於正賦數倍其間又有奸棍猾胥朦朧作弊官斯士者偶失覺察則勢

豪大戶更得坐享安逸而小民任勞代比枉受刑責
滋累更無窮矣甚有一等積棍及又樂於從事藉此
網利包攬代克欺詐良懦種種弊端難以枚舉卑職
於奉 文開徵之時即開誠約示與民更始不用單
頭催比減耗勸勉輸將令花戶各將本已應納糧餉
親身赴縣遵例自封投櫃嚴禁包攬代納並不按日
查比將四月完半錢糧分作兩分定限以三月十五
日先完一分四月十五完足額徵一半其下半年錢
糧亦照上半分限輸將如有抗限不完始行按欠拘

比等因張示遍諭去後查三月十五限完一分之數
無事比較敲扑而各納戶踴躍樂輸已經溢完一分
之外現在請批起解適奉 憲檄飭禁徵糧陋弊等
事 憲示內開徵收錢糧不得仍踵前弊私徵重耗
貪黥單頭苦累小民緣山下縣切中時弊正適小民
之願卑職抄奉多張遍貼鄉村小民無不懽欣或恐
勢豪奸頑之輩絕其包攬漁利之源保無於中阻撓
復萌故習合將衡邑從前設立滾單貪黥單頭之弊
併今革除歷有能效緣由備晰詳達 憲聽伏祈 嚴

感頌
懋德汪澤當與衡湘水並其高深矣

卷六
雜錄
重刊諸令附錄
十二
懷策堂

批永郡襍派一案

布政使董昭祚看得湖南襍派甚於他省然以爲不
育州縣因公科斂以實私聚不意腹削民膏而飽蠹
腹後至盈千累百之多也如永州府之永州衛於二
十七年裁併零祁東三縣催收錢糧辦理公務卽各
縣額設胥役未能兼管亦應按事量增柰何聽察指
撥道府廳縣濫設書差縱容各役以工食爲名群起
勒索再加分修城垣炮屋一年之內費至二千餘金
歸併迄今各役視爲常例而按時坐索各縣以爲應

給而毫不動念屯民典當供應而無門可告者幾二
十年矣今幸憲臺坐鎮楚南力除襍派所以羅茶
等始有廢甲編區之懇備陳積弊之控也蒙批本司
查報今行據該府審解前來查各項人役勒索工食
之處該府縣或稱從前原有今已革除或稱僅設一
半未有如許要皆濫設與勒索是真不過捏飾以掩
前非耳所索工食盡係屯民膏血原應按名追償但
人多年遠且係飯食之需非同入亡之贓似應仰邀
憲恩寬其已往惟將所控濫設小庫書差與禁卒門

子夜役及執事鼓手等工食各行勒石嚴禁將來而
城垣炮臺及係地方公務應與縣民分定界址遇有
倒塌各行修理可也至書差二役亦難盡廢應酌定
名數以供任使查零陵縣并糧一萬一千五百餘石
應設櫃書數名戶書二名差役四名祁陽縣并糧二
千一十餘石應設櫃書一名戶書一名差役二名東
安縣并糧一千四百九十餘石應設櫃書一名戶書
一名差役二名以之填寫串票查造冊籍遇有抗欠
差役追比除書辦原無工食外所設差役應將民壯

工食均勻支給零陵縣經承胡國問和陽縣經承龔維傳雖阻撓編區審無確據派索工食亦未經收朕晏奉憲禁而鉅弊是沿固係各縣之咎經承亦難辭責均照不應重律責革其零陵縣葛某和陽縣陳某業已奉叅無庸深究查東安縣所設書差原呈亦稱遵禁革除知縣梁某相應免議若夫廢甲編區本司查屯民田畝雖散寄各縣之中而東南西北各有相近村庄如零陵縣屯糧一鄉該二千八百餘石該縣雖稱無分十甲設單滾催然二千八百有零之糧

難以併作一單若曰分單滾催則未經立區催之或
遠或近尙在不知從何分起得役又得以遠近從中
雜弊矣故欲設立滾單必先分定鄉區如田畝之在
東鄉者應令屯民以近就近各從其便每鄉分作十
區然後按區設單一則滾催仍令自封投櫃不許挑
錢稱收其鄉東二縣糧數無多若現設坊里衆得稱
便則應照舊以免更張倘遠近不一難以滾催則分
鄉立區自封投櫃均照零陵之式一體遵行造定之
冊各將清冊呈送核明備案但分區造冊書役毋致

乘機勒索應飭該府縣嚴行查禁倘漫無覺察而訪聞告發應詳請從重題案可也再湖南裁衛歸縣不止永州一衛今零祁東三縣應設書差已酌定名數盡革積久之派費坐落田畝分立鄉區永杜差書之包攬誠恐歸併各府州縣者道府廳縣亦有濫設書差苛索工食應請通行飭查今府州縣行詳覆相安無費者照舊催收有派不便者一體禁革分區覆濟之日另詳憲臺酌奪則通省遠年積弊漸洗一清湖南屯民咸沐憲臺再造之恩世世勿替矣

批據詳零祁東三縣濫設書差各役每年勒索至二千
餘金屯民受累二十餘年嗟此窮軍几何皮骨從前官
吏是何肺腑真堪痛恨如詳均飭勒石永禁其零陵縣
櫃書改爲二名東安縣差役改爲一名衡永郴道衙門
人役何以竟不議及應照府詳稽查確覆移示遵行至
零陵每鄉分作十區似但易去甲名廢猶不廢應否飭
令各鄉按糧多寡就近編區不必額定每鄉十區之數
以絕一當九空之弊恨又祁陽十三所東安三里果否
便民仰速核查妥詳奪併通飭裁併各州縣一體嚴查

彙核速報查核該府既稱府廳原無用夜役之例用之
實爲僭越何得又稱府廳若需此役聽其自僱殊屬互
異嗣後府廳夜役嚴行禁止併不得假稱自僱以辨等
威再東安襍派據倪得大等供去年七月梁介始裁則
從前濫派可知胡國 equal 等俱貴革葛陳二介已經離任
註册候勘繳

批李玉梅私設里長攔阻完餉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項民梗化地棍把持所
在多有然必爲民上者有過當之舉不便之行而後
若輩得以撻其短長恣其挾制未有官遵禁令以利
民棍反踵弊以抗官結黨阻撓捏詞肆控如桂陽州
里棍李玉梅之甚者也查湖南里長當年之弊習久
銅滾害在民而利在棍自 憲下車之後洞悉弊源
痛禁嚴革誥誡至殷小民得以遵行滾單自封投棍
一切需索之弊已經剔除但百姓之害除則棍等之

利失以致該州里棍李玉梅等當年徑熟捺縱任行
陽奉上行陰瞞故轍數年以來正署晏易莫察其奸
本年署州王令廉知其事遂以實徵官無案冊櫃書
悉係里民詳請革除而棍等之意大拂比乘該州考
取櫃書輒起更名重役大題分頭上控而且倡黨橫
行凡遇花戶完糧者概行阻攔以致開徵月餘收銀
僅止三封此該州所以詳請拏究也蒙行卑府逐名
查提究解遵行該州提解前來隨即送加研訊究其
違禁腫弊輸充當年私設櫃頭包攬錢糧之處據供

櫃頭包攬從前有之奉革以來並無其事惟四十三
四年陽則遵禁奉行滾單陰則催收仍用里長鑿供
不諱其爲違禁私設踵弊擾民之罪無所逃矣究其
阻攔納戶抗拒開徵雖供道呈之後滾單未發里長
已革花戶未知適從觀望遲延有之並無阻攔之事
但據該州詳稱棍等倡黨捏控之後開徵一月有餘
餉額空設收銀僅止三封等語夫

朝廷課餉誰不樂於輸將使非棍等煽惑阻撓則花戶
糧民何所畏忌而裹足不前至一月之久耶其爲阻

擱百喙莫解也至於該州考取糧書劉昌第等查無
犯法革役之案亦無更名復入之事而王梅等借端
夥衆架以群姦鑽覓大題分頭上告非希圖踴躐而
何不實反坐之條歟有攸歸矣合而議之李玉梅等
除不應阻擱完餉輕罪不議外其私用里長催收錢
糧應比照妄稱主保小里長等項名色生事擾民者
杖一百遷徙律註載准徒二年應杖八十徒二年其
誣告劉昌第等更名重役應照凡官吏罷職役不敘
者不許朦朧保舉違者杖一百律坐誣告三等亦應

杖八十徒二年查名例二罪並發相等者從一科斷
應將此案爲首名之李玉梅等各杖八十徒二年爲
從之黃素生等各杖七十徒一年半是否允協相應
敕供通人解赴 憲臺親訊定奪

批抗阻滾單仍用里長奸民梗法罪不容誅李玉梅等
各杖八十徒二年黃素生等各杖七十徒一年半仍嚴
飭該州力除里長當年名目毋仍陽奉陰違致干叅究
敕

批嘉禾縣詳革除里長等弊由

嘉禾縣知縣陳祚禔照嘉禾自明末建縣僅止六十

八年原屬桂臨分撥共成一十九里每里編定十甲

逐年按甲輪當里遞值役催糧緣新設未幾旋逢開

革百度未備外無城垣內無倉庫不拘大小公務以

及上下支應無一不出之里遞供給故考軍興之候

軍需襍派多有倍於正供者卽其後時處承平而私

派陋規終不能免幸逢 憲臺撫鎮湖南力除積弊

特嚴私派痼恤民瘼暨各憲之冰清玉潔莫不共稟

霜威出窮簷於湯火之中此真千載一時從古未有之盛治也且洞察弊源禁革里長名目此又窮本究源之至計但嘉禾襍派陋規雖經前任漸次革除今卑職到任以來纖毫靡遺無一不除汰殆盡此

憲臺可訪察者惟里長一項名雖革而實未革也嘉禾新設小邑從無經制如書辦衙役以及舖司禁卒等類歷年係里遞輪換充當今卑職一槩不准輪充以杜里長之名無如動稱嘉禾舊例牢不可破尙未至期先遞認狀且舊役下班歸業新役召募無人竟

有不得不准之勢此嘉禾里長之名官雖革而民不
革也丹如錢糧一項歷來係里長催徵一甲督催九
甲挨年輪值開徵現年有會排年之酒費到縣納糧
又有抬接之陋規今卑職不用里長催糧照例設立
滾單按戶照單滾催着令業戶自封投櫃無如開徵
以來並無一至咸稱十年輪流一勞九佚歷有舊例
從無里長不登門而遞年赴縣納糧之理違抗不遵
尤俗悍民頑官不能傳差不能拘是嘉禾里長之名
一日不革民困一日不甦保無有日久弊生而仍蹈

前轍者乎况嘉禾里長之受害較他縣尤甚卽如錢糧一項言之現年有賠墊之累緣逐年實徵不造花名細冊止開戶總報官多有豪戶舞弊欺隱將糧石懸造於十石冊尾或一二石三四石不等竟爲無主之糧遺害現年輪流代賠又有抗戶將糧餉拖至下年竟不上納者實徵既無花名細款不知所欠何人無從查核縣令不得不問現年比徵而現年求免卹責百計措墊多有遲至數年後扣除者凡此皆里長之受害也且更有里長之爲害時值現年每戶少則

三四人多則五六人坐守在縣名曰和事人又曰撐
持人凡有襍徭公務俱其開派某項該派銀若干某
里該完銀若干開定數目歸派通戶或照人丁或按
糧石借縣官名色以一派二以二派三小民之脂膏
半歸黠強之私橐所以若輩每每樂有襍徭多一項
之開派則多一項之分肥而官又藉彼爲領袖呼應
有靈諸事優容物色以致狼狽相倚貓鼠同眠凡有
請託勢處不得不遵稍有拂意輒借私派爲題聲揚
上控挾制抗違靡所不至而縣令自反多疚只得假

裝聲噴忍氣吞聲日久相沿養成錮習澆風惡俗竟至不可問矣此皆里長之爲害也是此二害則嚴禁革除實爲要務但里長一除其書辦衙役舖司禁卒等項尙可陸續召募惟錢糧一項上闕國課下繫考成不得不籌畫萬全以圖久遠查嘉禾錢糧之必藉里長催徵者病在實徵無業主花戶細姦以致完欠無稽所以縣官不得不向里長徵比今欲革其里長必先清造花名實徵冊參查四十四年前任沈令雖經遵檄着令通縣贖造田畝花名冊今卑職細查

此冊俱皆串姓詭名並非真正業主姓名若有完欠
依然無稽今查三十年奉文丈量各戶原有自首冊
畝底冊前令蓋有圖記或存業戶或存里書之手今
莫若追出此冊照各業主自報田畝押令總書里書
清查實在田畝按則科糧前列業主田畝後列糧石
銀數逐里攢造糧冊一本存縣按戶設立滾單將花
戶銀數照冊填註單內以糧額之多寡開名次之先
後按戶立限滾催着令赴縣自封投櫃如有抗違摘
名拘比既無催科之擾又免墊賠之累且可以清欺

隱影射之弊更可以絕包收侵蝕之奸凡有完欠一目瞭然又何煩向里長追取耶錢糧一清則里長之名可永杜矣嘉禾俗悍民頑不拘詞訟案件非取保不可故逐年里長有保家之費今里長既除而保家可不禁而自絕矣至於逐年民間田畝不無出入收除相應每里設立里書一名董理其事倘有飛洒遺漏情弊責在里書查嘉禾原設有里書之名自四十年前前令禁革各戶自立戶書竟有一戶而立二三名者任由本戶指揮或應收不收或應除不除人愈多

而弊愈生毫無頭緒以致朦混遺糧訐告不已及拘
究審此推彼卸不知弊在何人今通縣亦有喜立里
書者又有喜立戶書者紛紛不一相應詳請憲臺
應設立里書戶書之處仰候批示遵行以舉職管見
其清造業主花名田畝欸冊實爲嘉禾剔除民累第
一要者但多有強梁豪戶或恐清出欺隱水落石出
且光棍不得包攬射利不樂清造此冊伏乞憲臺
嚴加批飭俾卑職努力行之窮儒實受惠無涯再嘉
禾民間買賣田產俱皆私相授受並不報官稅契致

有產賣一二十年尙控未經過割者更有過割一二
十年尙控遺糧賠累者從前旣未報官稅契又無業
主花名田畝可查應請飭批容卑職大書告示曉諭
嗣後如有置買田產者務要驗契照例投稅過割卑
職頒給司尾印給倘有田產告發驗無契尾者先治
其漏稅之罪如是則承糧免栽漏之弊也卑職山城
下吏識陋才疎欣逢 憲臺秉鉞南疆澄清吏治潔
已率歸剔弊安民卑職身隸宇下忝居民社乘此可
爲之時若不將地方利弊盡力興除負職守併負

憲臺也故敢據實直陳以副 憲臺爲國爲民之盛
心芻蕘末見是否有當統祈批示遵行

批湖南積弊首在私派而私派之害總在里長該縣痛
切詳陳字字洞悉又清造業主花戶田畝實徵欸冊剔
除民累併禁保甲可謂按本塞源矣仰速實力舉行如
有豪強矜棍敢肆阻撓卽指名詳究嚴加懲處其民間
買賣田畝如詳稅契便與更名俟五年一准收除毋得
逐年開造以滋混擾至更名收除俱責成殷實老練里
書專習其事仍嚴飭小心奉法不必多立戶書朦混舞

弊該縣果能留心民瘼斯爲不愧司牧循良之選端有
歸矣望切望切

批衡山縣詳廢甲編區由

衡山縣知縣李長祚竊照衡山歲額民屯地丁錢糧除荒實徵銀二萬六千五十六兩二錢一分二厘零漕米七千三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六合零南米六千六百六十三石二斗六升三合零舊編一十六里又坊都一里每里編爲十甲逐甲逐年輪當里長一切襍派里長應承取諸業戶故有硬駝名色民糧一畝幫費八九錢不等從前業戶每多棄產逃亡卑職於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到任本年湖南錢糧奉

旨免徵然而地方凋殘民生困苦時切痼瘼欲徬長沙
府湘潭縣之例廢去里甲遵行滾催久矣合邑里民
回稱九甲以上已任勞苦必待十里過完苦樂既均
爭競可免是以於四十一年將舊日之里長戶名盡
行刪抹以現在管業之花名概准立戶不圖簡便不
憚繁難攢造新冊至四十二年開徵之始舉行良法
恭遇 憲臺福星照臨洞悉私派害民總由里長包
攬漁利里長之名不除私派終難杜絕卑職從此得
以爲所欲爲盡除里長之名全無嗜徇之意祇用滾

單傳催花戶不事追呼無煩比較迨八月內復奉批
據李榮旦等呈爲良法今幸舉行等事又批據小民
羅五來等呈爲良法之除害已盡等事均奉 憲批
仰衡山縣開造明白報奪總慮日後或有越例更張
之事也遵卽傳集境內紳士耆民公議造冊查三十
九年造定丈冊區分井列糧從旧科田各有主合議
以一區之內有數田而共一主者可以一戶而共數
田若有人住此區田坐彼區者則戶名立在彼區至
一人而各區有田則一人而各區有戶不容以各區

之田合並於一戶之內所以杜包侵兼以清欺隱也
現在徵糧之熟田固無隱漏將來可墾之荒畝亦應
備載竭數月之心思捐一切之費用紙張筆墨飯食
燈油毫不派及於有糧之人幸而額總總合無虧造
成一十七本猶恐舊日之都名參差無序竟取朝宗
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旣導雲土變作又十七字順編
共計四百三十七區以區問田田無隱匿以田問糧
糧無逃遁從前影射之弊無所用其奸矣一區設一
滾單初以糧多者爲單頭並不假手於胥役繼以欠

多者爲單頭逐月核筭而更旣鮮久役難容談卸完
糧遵照司頒法馬自封投櫃隨兌隨給印串不煩守
候民自樂輸踴躍爭先從前攬納之人無可得而私
侵矣業戶將田轉售人者許卽具稟於得業之人戶
增收將舊戶之糧減數比對丈冊畝分不許仍寄舊
戶之內此收彼除冊書無權無可需索從此飛詭之
弊冊書無所施其巧矣一舉而三善備焉私派旣無
領補正供簡明易知國無不稅之土民鮮無糧之田
故向之棄產轉徙他鄉者今見千里投歸襁負而至

者矣昔憂土滿者今則田價日增將見野無曠土矣
宜乎初離湯火乍登衽席之小民痛定思痛切慮更
張或不免於日久弊生也但其中可慮而仍不必慮
者厥有二端是在先事陳明憲聰則臨時自不至
於掣肘查律文賦役不均條內載有襍泛差役各驗
籍內戶口田糧定立等第科差不許賣富差貧那移
作弊所謂襍泛者非平日額外私徵之襍項也乃一
時奉文如大兵過往需用夫船供應草料軍供重務
俸工扣解不敷縣官無從設措不得不照糧均攤衆

擎易舉免致違悞如衡有獄廟祭告 欽差經臨用
費動輒盈千累百送戶湊合萬難猝辦應懇 憲恩
於開報之日許卽請詳批允予蠲徵未解錢糧內動
用事竣造冊呈核許令民糧每畝增徵一二毫火耗
合數抵筭則縣官免刑移出納之處分小民無賣富
差貧之偏苦豪強不得藉以漁利國帑亦不至於虧
空無著此其一也再按定例五年編審十年大造以
各邑川樞推收過割造冊解 憲達部著有定式歷
來沿習廢甲編區則與從前解部之冊規模大變矣

其利在民者無冊書需索之害而各衙門之公費書
筆手之飯食紙張縣官捐貲猶易也獨是造冊不符
前屆恐干處分應懇 憲恩先事籌畫可否以現行
之冊造送抑或依舊冊稍爲變通期於萬無一失倘
或致干 部駁則廢甲編區之良法定壞於包侵影
射之故智復萌又其一也以上三善凜遵 憲臺釐
定可以歷久而彌新其二可慮而仍不必慮者

憲臺再賜酌批一併勒石垂後下吏持循有據小民
樂利無疆矣

批據詳內稱徽廟祭告費用每畝增徵火耗等語殊屬
不經其造冊達 部屆期另行詳奪繳

批交代請定章程由

布政使董昭祚切查州縣錢糧雖均屬地丁而款項各有不同卽衙門亦各有經管故交代冊籍應分欸造報司道核明之後亦應將送到冊結彙送 憲臺存案各省通例皆狀非湖南獨應如是也本司自到任以來見各屬送交代冊有將起存一冊迭送者有分冊另造者有將驛站隨漕一併造入者有開驛站而不及隨漕者有造隨漕而遺驛站者不特式樣並無一定卽解支存欠之數亦屬不符該府因署官出

有印結不行細核加結轉送而本司經承以爲解司銀兩業已相符其舛錯者非州縣墊解卽驛糧項下或有未清既有交明印結限期已滿可以轉送結案其冊之因何不符遂置不問在憲臺衙門無冊可稽見府縣俱已出結交代自必清楚姑不深求而不知送到之冊未見駁查視交冊爲不急之務因而府縣俱不關心上下經承得以雷同舞弊矣本司查錢糧既有起存漕驛之分分項開造如起運銀兩應照地丁奏銷銀數彙造一冊存留應按額存銀數分別

空缺彙造一冊各案捐積倉穀彙造一冊牙課牛鹽
田房當稅已經奏銷無缺者免造外未經奏銷者應
造一冊若有歷年各案存庫銀兩應造一冊無者文
內聲明免造以上各冊俱應送本司查核贖罰贖穀
冊應造送臬司驛站漕項冊應送糧道司道核明之
後務於例限前移明本司本司將送到之冊每樣一
本同印結轉送 憲臺覆核存案再交代例限雖有
兩月而州縣不出四十日之外其送冊之時錢糧倉
穀是否清楚應將緣由同送冊日期具文差役費報

司道若冊有舛錯該府駁回另造亦應將如何不符銀穀有無虧空緣由通報如止因數目不符而交代已清冊尙未到則本司於屆限之時據文詳明

憲臺免其叅處冊俟駁正之日補送 憲臺存案倘

屆限而冊既不到又無文報則照例請叅庶州縣不概罹遲延叅罰而文冊上下俱有查考司道免致互異卽經承亦知儆惕而不敢作弊生奸矣至於詳報虧空本司據文請叅事關題達不待所空銀穀數目應分年分款項卽詳內詞語亦宜簡淨明晰今見府

縣詳報每將案內之事混行牽入往往難於轉詳欲
行駁正又循例限已屆且不分晰明白止稱虧空地
丁銀若干兩而錢分厘毫尾數亦不備入以致參後
審訊款目各異嗣後各屬詳報虧空詞語必斟酌明
妥銀兩必確查切實并開造虧空銀穀年分款項冊
三本隨詳呈送本司覆核明確一送 憲臺請案一

送 臬司備案庶參後會訊可按冊而稽免致舛悞
矣交代造冊與詳參虧空均關緊要本司謬陳管見
是否有當理合詳明 憲臺俯賜酌奪批示轉行遵照

批據詳切中窾會具見加意清釐仰卽通行各屬併移
知臬司驛轍道一體遵照繳

批旗丁張王廖控操軍黃狗兒等一案由

驛鹽糧道成光審看得荊州衛旗丁張王廖等具控
操軍黃狗兒等違

旨持案一詞先奉本都院批發查報本道遵卽檄行該
衛一面將康熙九年撥補原冊并二十二年旗丁趙
長伏控告審斷原卷送道查核仍飭提齊各犯審訊

詳解開先據該衛賞到冊卷業經本道查閱將九年
底冊與二十七年備案軍冊姓名不符之處并原卷
審斷情由摘敘大畧具文詳覆奉署督院批審究詳

奪在案嗣據該衛詳解兩造人犯到道并呈實康熙
九年起到康熙三十七年止所有班操等軍勾僉始
末及運操等軍掛訟原案共計一十一案前來逐一
細加檢閱其中雖有千言萬語層見叠出約其大要
不過兩端其一曰操軍補運其一曰貼軍幫運而已
非如張王廖等詞控一偏之說也亦非二十二年審
斷一案可爲定論也本道請得詳陳之張王廖等所
謂違

旨者何乃不論班操城舍一例勾僉之

旨是也所謂班操城舍者何乃明朝衛軍有此四項名
色各執其事不與運糧之事者也今一例勾僉之

查其原文不可考矣本道查閱該衛案卷有前任王繼
道康熙九年行衛印票爲制有一定等事案內有云
各衛所班操城舍撥補運丁一案自順治三年起因
漕運重大船缺丁絕奉 部文有不拘城屯不論舍
餘徑行勾僉若他衛舊有營軍班軍一併勾僉以均勞逸
奉有永著爲令之

旨通行在案等語繹此不論不拘徑勾併勾字樣重言

以申明之何等嚴切亦孰敢不遵孰敢有違耶不知
其中殊有分別未可一概而論也觀於漕運重大船
缺丁絕二語蓋順治三年新定漕運之時慮有船缺
丁絕之處乃合有漕各省而言非獨湖廣一省也亦
合湖南北各衛所而言非獨荊州一衛也卽以荊州
衛言之查該衛明朝額設船五十隻本朝先年減爲
三十五隻故康熙九年冊內如第一船本船存正軍
五名今將缺船軍某某五名撥補等語缺船軍者卽
船減軍存之謂也其餘三十四船本船存軍或二三

名以至八九名不等者皆以缺船軍補是尙有本船
俱存不缺者如文伏一之船是也以此論之卽別衛
或有船缺丁絕將班操等軍一例勾僉之事而荊州
衛以減船之軍補現選之軍其數已無不足無俟勾
僉班操等軍矣然冊內又將役占二十餘名撥入正
軍何也若以爲減船之軍尙不足數耶則操軍一項
丁數甚多何以不撥乃撥及寥寥筑筑之役占耶此
前人之事所不得而知矣以本道言之不但不應撥
及役占也卽操軍甚多猶有不應撥之說在焉查其

冊內現載有本船內存貼戶一項撥入貼軍十三名之內者甚多如第一船卽有胡伏一嚴石老孫受一謝長四名止撥操軍九名之類夫所謂貼戶者卽當日一船十軍一軍二貼之制軍也如果運軍不足此本船餘存之貼戶不當撥補正軍乎何須撥給操軍更何以撥及沒占耶而况尙有漏軍耶行每船正軍十名之外又撥貼戶併操軍十三名者前任王糧道行衛票內有云將各衛班操舍軍派作幫貼戶記詳奉前督院批以運丁作正以操軍作幫似屬妥便等

語是此十三名內之操軍乃幫軍而非正軍也明矣
已與勾僉領運者不同矣奈何張王廖等以幫貼之
操軍認爲勾僉之正軍偏執違

旨之說也又張王廖等所謂悖案者何卽二十二年旗
丁趙長伏控告審斷照九年軍冊改正之案是也其
告案情節前詳已悉毋庸贅及惟查兩冊軍名不符
之處前已詳明是否藏苗生等乘隙受賄賣富差食
抑或卽是原卷內所謂頂換漏軍仍未改正另撥應
俟荊州衛提犯審解之日一併究審等因在案今查

自康熙九年撥補班操等軍入冊之後卽爾訟端紛
起他不具論卽如役占撥入正軍舊弁撥入耕軍復
報漏軍頂補一事自康熙十年將荊州等衛分隸湖
南起控告行查中間阻於逆亂直至二十年經前道
柯始行該衛各將原報漏旗頂補造冊印發在案則
是與衛書無涉且與米魯經手之衛書戴直生等更
無涉也獨是二十七年前道因火燬文卷行衛造冊
備案該衛已照二十年印發之冊造送致與九年底
冊不符其該衛前備回稱並無更改之語亦指二十

年頂補之冊而言耳頂補之冊既經前道印發而張
王廖等猶謂之悖案云者則以前臬司范審斷之案
概照九年軍冊改正執爲定論故也夫舍現在查出
之漏軍不行改正反將額外編入之役弁斷令改正
誠不知所謂改正者以何者爲正也且其獻法亦有
自相互異者一則曰頂換各漏軍另撥各船一例領
遞一則曰一切漏軍添補各船幫運又不知所謂一
例領運者在十軍之內乎抑十軍之外乎所謂添補
幫運者豈又以役弁領運而以漏軍幫運爲是乎真

有所不解也在當日不過率臆徂聊以結一時之局而不知啟運軍無窮之妄想矣迄今三十餘年訟端不息卷牘盈几試問僉運者誰乎幫運者誰乎卽從前並造并運民料未發需船無資旗丁趙吳長等以哭天請命等事具控前道胡批衛會同荆戎臆查議雖有運操公議倣照荆左衛軟搭之例丁糧兼派亦以幫數過多致有戴灼等抗阻構成大訟等於築舍道旁而已何濟於運務乎今張王廖等又挾違旨停案大題聳竇兩院本道於荆衛詳解到日細閱各

案頗知其概甚欲得一經久可行之法爲若輩斷此
葛藤爰檄善化縣從公訊斷該縣議照荆右衛幫貼
之例具詳請奪豈張王廖等卽以違

者停案之咎加諸問官大肆詆毀已屬可惡本道念若
輩偏執已見皆由不知原委且關係漕運一端非同
別事爭訟未便輒加刑威是以傳諭兩造令其通曉
文義者各數人在於道署門楹之間將各案卷宗發
給通爲查看明白以候剖斷及本道喚集兩造庭訊
之下復再三開導一例勾食之說乃事所未宜理所

不合與勢所難行之故與其訐訟無益莫如議定成
規議令兩造平心公議作何幫費期於有利於運軍
而亦不害於操舍照荆右衛之定案永遠遵守乃張
王廖等故意刁難欲照荆左衛不分操運照糧軟撻
之例查照糧軟撻每年每石須銀八錢有奇是幫費
倍於正賦在各軍力萬不能在本道亦無此斷法及
操軍等情願照依右衛照糧幫費而運軍又稱操軍
屯糧多係民佃不若照丁方有實濟兩造照糧照丁
辯論不一本道又行荊州衛查明各軍實在有糧若

于有丁若干造冊呈報飭催日久據該衛造送一冊
簡畧不明無憑稽核本道恐遲憲件只得折衷其說
當堂面諭以荆右衛四十船計之每年每船幫銀十
六兩五錢共該銀六百六十兩今荆州衛又經減去
二船實止三十三船亦令班操等軍每年出銀六百
六十兩每船可得銀二十兩亦扣存二兩積爲大造
之用按照丁糧兼派又分糧二丁一如每年幫費六
百六十兩凡有糧之丁共出銀四百四十兩無糧之
丁共出銀二百二十兩均勻攤派官徵官給庶幾公

平而無偏私矣詎意運軍曉曉不服堅求一例勾僉以遵

旨案似此運軍刁愚備極總以違

旨悖案四字橫據胸中難於化誨本道雖欲強其允從而不可得今欲厭其所欲非一例勾僉不能定案也但勾僉之法斷不可行前已備言之矣無已則有變通之法焉如目前各船正軍並無缺額毋庸遽議勾僉應俟該衛三十三船之正軍將來或有缺額先將康熙二十一年所減二船之軍陸續撥補完日再將

九年冊內所存貼戶挾次撥補然後將所撥掾軍一
例食運可也此案已經本道剖斷明白似無遺議違
悖之說無庸再爲藉口自今以往運造各軍或可相
安於無事矣如蒙 憲臺鑒察所言不謬俯賜嚴批
定案以爲日後運掾等軍一例勾食之確據免其彼
此偏執構訟不休也

批剖析折衷極其明當如詳行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採買漕米時價難照給軍行月米折由

湖南驛鹽糧道成光復查湖南現今給軍行月糧乃
米折而非米石也每石俱係四錢乃折價而非時價
也考之前明會典與 本朝彙書均已刊載此數相
沿至今未改原不因米價之貴賤而增減者未可爲
採買時值之比例也若久定之行月米折可爲照時
採買之價比例豈本年之南秋米折反不足爲採買
米價之憑準乎何以四十四年南秋米折亦照每石
六錢徵解正與時價相符大部又駁令確訪時價增

添行三咨覆不允現照平清二衛折給官役俸食每
石七錢之例議增補徵耶雖南秋米折與買補漕糧
事隸湖廣雲南二司或可彼此互異在 部堂持籌
國計似不當如此分岐也本道當日惟照採買之時
價據實開銷今日何能依行月之折價再爲核減倘
遵 部文每石核減二錢之價合計共有四千兩之
多將令賠之於官抑復追之於民乎賠之於官而無
力可完追之於民而滋擾非小且當

聖天子在御明見萬里無微不照本道亦不敢謬云湖

南有四錢一石之米價詳請題銷自銷欺罔之罪
也雖蒙行四駁減萬萬不能強遵往令案牘自相
稽久懸誠恐遲之數年設奉

旨詰問則非本道不早行詳請開銷之咎也

批仰候咨覆繳

批私鹽出入要隘應增巡守事宜由

武岡州邵陽縣會看得竊照楚南七府二州惟衡永
寶三府食淮銷引弊端叢積販黨橫行屢蒙 憲臺
百計籌維悉心振刷酌定鹽價痛革陋規查驗水程
嚴禁賂販務期甦商困而順民情絕私梟而完額引
可謂衆綱盡舉宜乎一弊不生無如奸民嗜利如飴
弁髦 功令近更糾合黨類與販公行巡役寥寥莫
之敢遏以致春季引目不能如額疏銷卑職謬荷
憲恩忝肩兩邑目擊商虧引壅敢不殫力盡心以圖

整飭但查武邵兩屬私鹽悉自外來環繞之綏靖澂
湘既皆不銷額引鹽無官私接壤之東安祁陽又爲
販黨叢區逼拊肘腋端本澄源斷在絕其所自朕各
有疆界何敢越俎而行非藉 憲威終成膜視武邵
聯疆密邇弊害相同卑職身在地方真知灼見謹將
兩屬私鹽出入要隘應增巡守事宜聯銜上陳仰祈
鑒奪者也一洪江陸行九十里至綏寧之錫坡哨靖
協歷設汛官一員專司巡緝但隔嶺痛癢無聞多至
徇私縱放一過此哨則由武岡之步溪江楊柳溪分

入黃茅嶺鴨婆祖絲茅嶺天凹楓木嶺山口廻朝嶺
藝溪司等處順流而下即可直達邵陽是錫坡一哨
爲綏寧私販必由之總路必仰 憲恩嚴飭該地文
武加謹巡查不得徇縱倘入武界被獲坐以透漏縱
放之條庶平均有責成不以隔屬岐視至步溪江楊
柳溪二處向雖設有巡丁寥寥無濟實用應候

憲裁批允之日卑職當另商酌添者也一洪江又有
水路至綏寧之黃石江李溪橋綏民向於二處設舖
賣鹽奸販成羣趨買由陸則入邵陽之桐木溪桐木

堡和尚橋等處由水則入武岡之花園園高沙市龍潭紫陽等處從前亦曾移禁已將店鋪拆毀去歲又復開張實實受其克害應請 憲恩嚴行禁賣以杜私販之源至花園園爲蓼溪巡檢司所駐之地卑職當嚴切飭行并請量設汛兵協同巡緝者也一綏寧之梅口泥鰍嶺亦一大總口由此而入城步之桐油坪過連河山而達武岡州城僅六十里耳彼地亦開數十鹽舖處在綏邑邊隅綏民從不買食所賣鹽包悉入武岡卑職向曾移禁州鹽果爾疏通今復開張

私鹽益見充斥相應并請嚴行禁其鬻賣者也一汝
浦所屬之新路河武邵奸民多從此地與販陸行一
百五十里至武岡之峒口船載順流而下武邵處處
可通流害最甚不則自新河路九十里而過椒嶺入
武岡入邵陽路更便捷應請 憲裁飭行該縣專差
巡查新路河鹽包止許就近零銷不得躉賣外販倘
致被獲務必究所從來加以懲儆則裨益無窮至峒
口一處實爲巨販出沒之區應請添設汛兵以資巡
緝并於椒嶺添設巡兵者也一祁東二邑貼近邵陽

祁陽之爐門前馬肚橋樟木塘把觀口界牌嶺東安
之花竹山雷家鋪等處販黨從此出沒充斥於邵屬
之丫山口荷葉垌羅漢寺狗龍界羅城洞田鋪田心
鋪留旗坪等處結黨成羣販入內地巡役有限莫敢
誰何應乞 憲檄嚴飭祁東二邑於爐門前等處添
設兵役與邵屬之丫山口等處巡役互相堵截者也
一永豐爲聚鹽之總口岸相距邵境六十里彼猶得
藉口回鄉買食難別官私至於湘鄉之長遠橋何公
橋八坵田黃狗壩五百大塘等處爲私販必由之要

隘緊連邵地其汪塘牛客祖莫家灣各子店及學堂
坪水東江梅塘斗家坡余田等處村團莫不爲各路
私鹽克塞應乞 憲恩飭行湘鄉縣於長遠橋等處
各依疆界設役巡查毋許私販侵入邵地其汪塘等
處卑職又當酌添兵堵截者也一藍田亦係賣私鹽
之總處雖經 上憲飭禁嚴查難免徇私暗賣更乞
嚴行示飭俾知凜遵而邵地接界之龍山太子廟麥
嶺大栢嶺等處卑職又另商添緝者也以上各處俱
係巨販出沒要隘其餘叢岐小徑尙難縷悉條分蓋

武邵二屬實處靖綏激湘祁東各邑之中復嶺難河
較他邑原多脚運之費成本既貴奉 憲定價勢難
與他處畫一販徒競刁錐之末耽耽虎視思所以漁
利於茲者竟環其陸面而攻之若非叩乞 威靈特
行申飭各依界域嚴切巡查將見引日壅而課日絀
下吏之功名固不足計倘致上累考成則卑職即百
碎其身亦莫能贖罪矣抑更有請者設役巡查固地
方有司之責至若添兵協緝非得 憲令莫行如果
採允芻蕘並望飭營道照應便卑 會商安設然寒

參兵役每處至多不過五六名而止近之巨販連羣
究竟寡難敵衆而經過之村團牌甲煙民非懾其恐
嚇之威卽餽其食私之利每每坐視致敢橫行卑職
雖歷經示飭其如克耳罔聞相應并請 憲臺特頒
示飭申明經過地方甲隣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罪
之律如遇兵役在彼堵截私鹽地方牌甲不爲協力
追捕者依律解究庶乎衆志成城可俾梟徒斂手各
款是否可行統望 憲裁示奪

批據詳指陳弊徑歷歷如繪立法詰奸誠不容緩仰驛

鹽糧道會同布按二司確議移行靖屬文武併嚴飭綏
澈祁東四縣各遵照詳內該管要隘地方巡查嚴禁毋
得縱私出入自干失察其武邵所屬各處仍飭該州縣
竭力稽查再移就近營汛協緝毋庸另議添兵致譁煩
擾餘如詳行並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劉玳瑞控青帝申一案由

龍陽縣知縣張璜審得劉玳瑞之控生員青帝申等一案查先奉前署府檄委本府朱經歷清丈共止五十四畝與劉玳瑞原控鋪田七十三畝之數已原舛少迥異職踏丈照依司頒弓口按畝丈量除與該經歷原丈數目不符外尚有荒田一坵不在該經歷所丈之內丈出六分一厘六毫其該田五十九畝八分二厘二毫零與帝申所稱祭田百畝之數亦爲互異然卑職察其地形究其佃証與夫印帖誌書則此

之爲祭田而非舖田有可以無疑者蓋軍山地當孔道田坐路傍附近肆圖更少別田錯雜玳瑞帝申相爭悉在於斯卑職周環目擊據帝申原供五十四坵今已多出十坵其所稱三段實皆疆理劃然而現丈四至又與原給印帖內所載界址之處甚相脗合查驗之下非涉影響質之現在舊佃熊玉林余啟聖余供康熙二十四年向帝申佃耕此田於二十八九年經青漢祥等收租祇緣三十八年爲已故舖司卽今具控之劉玳瑞誕其無糧附近突行月占釀其訟

端連年不火駁駁乎有虞芮之勢矣不思誌書治載
炳若日星凡此崇德報功之舉世遠年湮之事全賴
文獻足徵即使伊子若孫淪落無存後之人猶將考
遺書而稽往蹟以昭前賢之視於不棄而况後裔之
淵源未墜邑乘之傳紀非訛者乎第以畝數參差或
至疑其爲贗卑職忝四揆度當撥給之日原係無碍
閑田在撥之者未必履畝而受之者未必數計致使
有百畝之名無百畝之實加以由明迄今百餘年其
間滄桑迭變多寡混淆此理勢之必然似未可以按

圖而索也至查卑縣各舖舖田僅有自十畝以至二十畝不等者從無五十畝之多謂非青氏祭田其誰信之除劉玳瑞係劉羽玳病故不議外伍錦瑞踵占串控應按律擬但構釁不自伊始姑邀寬典其丈田共五十九畝八分零內有玳瑞首報田一十畝五分零訊據帝中並非所爭之業今各舖俱設有田軍山一舖未便令其獨無卑職權衡管見請將玳瑞自首之田一十畝零照例給玳瑞等輪替耕作以恤郵役之苦至丈田四十八畝零及另丈荒田六分一厘零

資係帝申祭田均應斷與帝申等招佃收租以供惠
烈祠蒸之費雖汶陽未可盡返而存羊斯爲愛禮倘
蒙 恩允併請扞界勒碑永斷葛藤庶妥先賢之靈
以光下邑之典者也緣奉飭察事理卑職未敢擅便
理合備錄口供連人解候親訊定奪

批據該縣丈田四十八畝零及另丈出荒田六分零實
係惠烈祭田如詳斷給青帝申等照田收租奉祀其玳
瑞首報田一十畝五分零仍給該舖司輪流耕種以卹
郵役併各飭報陞納糧永爲遵守伍錦瑞滿杖示懲劉

定玳伍漢文各重杖發落均取遵依報繳

批銅鼓衛備詳屯田典當由

銅鼓衛守備周用禎竊照民間貧富不常田產買賣無定惟是州縣有一定之章程故民間無百年之計訟州縣買賣田產呈官稅契而買主立戶完糧卽爲己業轉瞬之間賣主不得過問而衛例不然自昔立屯之始每軍授田一分贍養本丁其軍卽至貧窘其田止許轉典不許絕賣蓋謂有田而後有屯有屯而後有此軍不致渙散也明季世變軍絕十不存五田產率多典入民間至於今百十餘年不等矣太平日

久屯民生齒漸繁遂有以子孫贖其祖父典出之田者有以同所而贖其絕戶典出之田者有田經數手而輾轉求贖者且年湮世久物在人亡贖田者謂當日祖宗典出田畝止受價色銀數兩傳聞的確而典田者謂祖宗當日去價數十文約炳存紙不能言中証盡滅衛無稅契底案幾空摸索爭執無休卑職屢次從公勸諭而贖田者謂衛地彈丸無田無以養生且祖宗之業不忍摺拋而典田者謂守業數代事隔兩朝幾糧納差從無抗欠衣食所關不甘遽捨一粟

不已至再至三民間自此多事皆由其川是典非賣
流弊至此極也伏惟 憲臺竄聽天縱卽凡朝野偏
隱之事一經折衷爲世大法理無不中情無不協合
無詳請 憲臺俯賜查閱所有明季以及逆變以來
典出田畝或照向來衛規一例歸贖或照定例過年
不准贖取或本戶子孫方准取贖其絕戶典出者聽
典主管業不許他人妄取以後典當田產俱須明白
書立文約約內載定年限其在年限之內者銀到歸
贖其在年限之外者不准收贖民間現有典管屯糧

者其有轉典之事必須儘問原主是否願贖方許轉典
贖賣他人者仍准追究卑職未敢擅便伏乞

憲臺電鑒裁定金批下衛俾得曉諭軍民垂爲法守
庶應贖者民人不得指佔不應贖者屯民不得計奪
情志既平爭端永息軍民如得安耕樂業共享太平
之福是皆 憲仁之所錫也

批軍田既是典非賣查典田無不准回贖之理據稱本
戶子孫可准取贖絕戶典出者不許他人妄取及轉典
必儘原主贖賣仍准追究俱如詳飭遵嗣後軍田概不

得出典其私相授受卽以違令治罪

批陽周氏告揚針廢田一案

安仁縣知縣周元良看得陽周氏初以毀案抄荒告
生員歐陽某輒具稟自認揚針一坵是實桀黠無所
畏忌卑職復屢畝踏勘令役踰之徧田有針着足痛
楚共有三畝零隨旋堂覆訊歐陽某供稱揚針緣由
將以挑周氏并陽君才之訟囂也後與所稟無異夫
食爲民天糧從田出似此揚針在畝不能舉趾耕種
禾成荒廢民食罔依 國賦從何而出雖田未占去
而毒害他人其情罪甚於強占但係古今創聞律例

未載卑職未敢擅爲議擬且歐陽某係安仁縣文學
生員行止有虧護符尙在理合仰遵 憲檄錄供詳
解聽候 憲臺查奪至歐陽某之故父陽某包和
命案勒契占田業經前任某審斷退契給主似不必
再爲根究其楊針奇事係歐陽某一人所爲亦經親
供招承又不煩從旁証佐實其有無合并聲明
批仰卽確訊定擬詳府由司招解核奪繳

批郭姓因與何氏墳山構訟遂立碑永不育女一案
桂東縣知縣聞士奇審得郭文煒與何細累世姻
親相續不絕四十四年細母物故擇葬郭姓後山文
煒拒而不許由是訟端遂起變秦晉爲吳越以嫺姪
作寇仇矣據何細稱山有五塚據文煒稱止成珠一
穴卽成珠之墓係伊祖憐女無出歸葬山之右角各
以碑碣爲憑夫碑之真假姑不與辨墳之多寡且不
與分但有成珠一穴何細之來塋非無因也鄧子隆
等於中說合處銀講息卑職究其二百七十五兩之

駐私黃應中等指証甚力鄧子隆惟認過付祭奠銀
一十二兩卽詰之何細弟兄亦止認十二兩之數並
無另有銀田等語第何細等甘心搥回母棺則所得
自不止於十二兩郭文煒甘心出備銀兩則於心自
有不安隱情以此定讞兩造何詞可說正在嚴審究
擬問據生員黃裳等合詞籲懇供稱勸令郭何各遵
古界俱不許莖併據兩造呈道願休詞狀前來又據
何細定期莖母郭姓擇日完婚卑職復查何郭兩造
均屬至親因構訟結仇家之子弟如郭于豐年已二

十五歲不得完娶以致男歌野鹿女賦標梅居父兄
者惟是辯訟恬不爲意良可慨息查何細訟以挖塚
文煒挂以詐贓情關重大宜執法以彰 憲典懲奸
以正人心第兩造環庭懇和不願終訟如予休息則
男女得成室家親戚仍修舊好卽何母不致暴露魂
魄有歸山界從此分明葛藤永斬一舉而數善俱備
故敢據息詳明 憲臺俯賜准息伏候批示卑職不
敢擅專也再有請者郭姓昔因壅女成珠之故構訟
爭山斷爲何業其祖立碑有女可生而不可養之戒

今據郭文燁供小的合戶二百餘年從不養女則其
二百年來旋生之而旋殺之蓋不知戕害幾多命矣
卑職愚見破此殘碑不爲庭訓責成郭姓戶老將戶
間所生之女逐一記名年終報知卑職存查使一年
之內如第日生男不生女必有淹溺情弊查其的實
治祖父母以故殺子孫之罪戶老一併連坐倘尙俯
允則陰陽並日月以同華功德允天地於不朽矣
批此案郭文燁所控何細得賍銀二百二十五兩又田
五十石作銀五十兩據黃應中等供旧契銀包付與鄧

于隆莫南州的手交與何龍圖甚爲確鑿是宜真則追
贓問擬虛則依律反坐乃該縣贖狗模稜朦混請息是
誠何心且原差已將莫南州解到而該縣止將獅子隆
取供是又何故仰連親提究審定案懲詐做誣毋得縱
延至郭姓生女不養惡踰豺虎該道連嚴行禁止如肆
毒不悛卽照縣詳治罪仍不許郭姓娶婦併不許與郭
爲婚以鋤兇類本都院撫此八載絕不知桂東有此等
事則此八年內女命不育皆應向本都院號冤也居官
獲罪於不知洵可畏哉巡撫去矣該道實心任事務除

惡俗以補予過勿視爲空言致滋重悔繳

批蕭榮仕誣告纂繼占產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蕭榮仕乃蕭士偉之姪
孫蕭良奕則士偉之次功堂姪而又其承立之繼子
也緣榮仕之祖鴈行四人長曰開芳次曰申芳三曰
耀芳季曰士偉開耀無嗣血食斬矣申芳之子良懋
良懋之子榮仕派亦井井焉比因士偉年將半百復
有伯道之嗟歲在庚戌議憑親族人等承立良奕以
繼蒸嘗奈何貧富不同人情澆薄垂涎嫉妬往往皆
然於是蕭牆叠構此違律纂繼之詞所由來也卑府

遵奉 憲批執法嚴究因思此案事情既當核其家
產有無分清更必考其服制應否繼立而後可以徐
定其是非也庭訊之下若纂繼占產等事在榮仕初
供未嘗不曉曉置辯比及互質榮仕之父歿於康熙
三十七年祖遺之產於二十六年間分良奕之承繼
士偉迄已三十五載設使良奕不與承嗣則伊父在
日久已鳴鼓攻之設使伊父良懋曾經出繼士偉則
榮仕入泮之時三代履歷必以士偉爲祖學冊尙可
吊查也而况良奕實係士偉之大功堂姪並非疎族

蕭良懋爲嗣而律載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
別立今蕭榮仕入學三代旣不以士偉爲祖則何得以
蕭良懋便爲士偉之子種種乖謬屢控不休必欲遂其
意而後快不知是何意見據詳頗得情理之平但該府
念其供吐實情而該生續呈反多狂吠殊爲不法仰再
嚴行確訊報奪至詳內所稱士偉多占三分之一乃是
榮仕而訛士偉應查明改正又周啟政以別案已經革
役併飭知繳

應浹究第念其質對之際供吐實情止爲家貧不遵
再計應否姑照中訴不寔之律滿杖示儆查係武生
行學戒飭仍將廟冲一處押介均分其餘闡分之產
悉聽蕭士偉照舊管業并取兩造心服不許再生事
端并結存案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批查律內無子立嗣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
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間
載甚明蕭榮仕但執同父周親之說任意紛爭豈立賢
立愛之說獨不見於律文乎况蕭士偉現在卽果曾繼

乎詰問至此榮仕亦俛首無言矣若闔分之產旣在
二十六年伊父良懋於三十七年身故中間相距十
載果有不清良懋爲何緘默必待榮仕之相爭耶覆
查榮仕狀內所開七處田產若絲塘灣則係士偉應
分之業久已轉售於人若煙包山則係士偉榮仕共
分之產榮仕一分亦經出賣佃戶之供證足憑也所
可議者廟冲一處名雖義讓實則無稽無怪乎葛藤
不斬搆訟不休致將事外之李忠等裝砌成辭概行
羅織也蕭榮仕捏詞控上牽累多人無法無親理

批李國柄告賀國聖亂宗一案

長沙府知府薛琳詳看得李國柄以異姓亂宗事告
賀國聖卑職當准查究李國柄供係九德之姪先年
伊弟國臣曾過繼九德又天歿無子復撫孫廷士質
之戶族李鵠伯供族間並無李國臣亦無過撫廷士
之事研審李九德供同父三弟兄長兄三德止一子
國柄次兄六德生一子國授死了蟻三娶無子康熙
元年撫妹賀阿李一子血盆過繼派名國聖教養婚
娶生育五子已承繼五十三載妻死是國聖葬祭蟻

今九十多歲要靠他生養久墮孽姪國柄想奪田產
將已繼五十多年之子告累衰老公庭之上涕泗號
泣查律無異姓承繼之理亦載有義男女壻爲所後
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是國柄不得於伊叔之
心而國聖爲親喜悅可見矣若執法立看衰老不甘
是以有免供之論仍行縣着戶族并明田產分給國
柄國聖各管各業另立冊名取兩造遵依并結供相
安於無言三載矣今忽翻案 上控執異姓亂宗之
說抄謄案簿添改府審供詞以已到案之九德稱未

到案刪去口供以聲 上聽卑府今於簿內粘貼標
出暨府案縣文申請 憲臺俯賜電奪至李國柄一
犯擅改供詞越控 憲轅應予杖懲聽候批示以儆
刁健統祈 憲裁批奪

批賀國聖係李九德外甥原無承繼之理但相依已久
生養歿葬已奉九德夫婦五十餘載律載有義男女婿
爲所役之親喜親者酌量分給財產之條仰照該府原
斷田產飭令各管各業卽着賀國聖復姓歸宗仍查李
國柄次男李廷士承繼李九德宗祀倘再敢控爭立卽
自治官書 卷七 斷 李國柄告賀國聖 六 襄義堂

拿究至李國柄改案混呈本應責懲姑免浚究銷案繳

批王斐成告僕正保冒宗占產一案

寧鄉縣知縣宜思榮審得王正保果爲王氏藏獲而
王斐成之具控亦無怪也斐成之伯祖槐宇契買簡
生家生亥珍配婢正珍生子生孫傳至正保已四代
矣正保之父告保伊主王文野卽槐宇之子伯仲之
父而斐成之再從伯也喜其伶俐一切家事盡付掌
管且當兵燹之際令其承頂差務蓋幾幾乎不以僕
視矣此亦尾大之漸也然告保猶存僕分文野故後
伯仲無嗣亦亡主母孀居另買秋保服役及告保物

故而伊子正保窺伯仲之中絕遂思冒宗改名易姓
收伯仲之絕產爲已有以致斐成生端啟毀正保控
經前縣無如族中之王君伯等假冒戶首朦朧以致
斐成受責伯仲產業概付僕胥無怪乎斐成噉噉致
有今日之訟也今審據王正保雖供稱伊祖王連字
卽亥保槐字之父王大學過撫爲子伯仲無嗣所遺
產業囑付伊父王伯生卽告保收胥以爲薪水之資
等語無論承繼是假卽當日承繼果真亦係前人所
行之未善不特主僕名分難爲父子而異姓亂宗實

與律有違不便以湯姓而爲王氏子孫滋蔓訟端相
應將正保逐令歸宗除該僕自置田產外伯仲所遺
絕產盡行清出着戶長查明親支擇昭穆相當之人
承繼伯仲爲嗣如斐成非應繼之人將前兩次所收
田二十六畝亦卽歸還繼子以綿血食正保之父告
保從前承頂差徭勤勞有年免其追取身價以彰厚
道伏候 憲裁奉批告保正保是撫是僕年遠無稽
王斐成固屬偏詞卽王氏家族戶首亦或不無左袒
但查文野之媳王伯仲之妻方氏現在瀏陽依族王

家婦也正保之是姪是僕諒必分明文契之有無交
付王之貴亦必熟曉今第懸斷於兩造互爭之口而
舍現在之方氏不問似屬疎漏又據正保供王文野
父子物故俱伊父生養夙葬等語伯仲夙於王文野
之前父豈不能葬于奚藉告保至文野有田畝付之
胥業不過以其所有供其所費而告保遂自以爲功
可乎伯仲已故孀婦尙存猶且逐歸母家不容托足
則豈方氏之生不當養而死不當送乎查方氏於四
十一年二月內回瀏陽此時告保未死既受撫養之

恩不能贖一未亡人致令餬口無所仍返家人之
無良至此已極而王斐成既稱王文野以文契交與
供父王文貴着令服侍孀婦則方氏欲回瀏陽斐成
卽應力爲勸留併責告保父子吞產負恩之罪何以
聽其薄待主母一言不發徒以爭田出控藉口名分
爲詞而文野所託之文契所囑之孀婦竟置之若忘
也告保正保與王斐成均屬有罪之人告保已故其
正保斐成並宜懲治又王文野遺田據正保供止有
四十畝但正保賣與范朗瑚已有六十畝而謂王文

野遺田反不及正保之數恐無此理卽以四十畝言之文野不留一畝悉舉而授之告保必以告保能養其媳也今文野之媳不容享其寸土而文野之產反盡屬之他人使方氏生何以養死何以送况亥保當日果係撫子必以受分於王大學生時豈待得產於王支野死後似應將四十畝內半給方氏以贍生送老半付嗣子以延血食續宗祧其應嗣之人速令王氏族衆公同選立而斐成子弟卽在應繼之列亦不許其承嗣以儆前愆仰按察司卽確訊方氏親供定

案如方氏年老不能到官卽令其母來嫡屬赴司代
供務得實情不許徇捏併斷給膳養俱飭承領明白
其秋保係何人所賣作何歸着亦應一併備加核看
詳奪俾寡婦不致嘆於化雛而羣惡亦稍知有法紀
慎毋憚煩繳該按察使卽延梯查得王斐成告王正
保一案奉 憲批駁下司仰見 憲臺大公至明事
必端本澄源無微不蒙照察者矣本司提訊方氏確
係文野之媳伯仲之妻惟應繼之人據方氏供有叔
公王文玉之子引保從幼撫領承繼夫引保與方氏

嫂叔也承繼昭穆失序但引保自幼撫與方氏相依
二十餘年緣情變通請將引保承繼支野爲子俟其
婚配生子另繼方氏以續宗祧所遺田產將正保現
在田一十四畝房屋一所并斐成兩次分得田二十
六畝盡行交出以田二十畝房一所給引保管業留
田二十畝爲方氏養膳之資以後聽引保管業喪祭
之費應令引保承值奉查秋保訊已物故配婢桂珍
等允斷歸役正保逐令歸宗斐成重杖以儆前愆相
應解候 憲臺訊奪

批均如議行其遺田四十畝住房一所既分給贍老骨
業着方氏任居王家不得再回瀏邑王斐成不顧寡婦
合予不應重杖正保背主負恩復逞刁抹脖照例責四
十板逐令歸宗范明瑚打落王茂才門牙又毆毆王斐
成殊屬不法仰飭原問官宜知縣究擬另行詳解易和
尙速緝獲報桂珍姑免所繳

批謝賢忠將女再許羅相卿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李爾弼之子李正謀原聘之婦頭貞乃謝賢忠之女胡乃德之甥陳爾吉之大姨也某年爾弼爲男擇婦賢忠爲女擇夫係乃德作伐率絲納采已締良緣秦晉之盟匪朝伊夕無何而賢忠改變初心突於四十一年商謀次壻陳爾吉復將頭貞再許羅相卿爲妻至四十二年五月內竟賦于歸時昔蕭郎頓成陌路此富擬貧妻之控所由來也卑府遵奉憲批提卷訊結查爾弼先於衡山

縣具詞庸恕再控 憲懷比以主婚再嫁之謝賢忠
自知理屈托辭遠貿滇南而後娶之羅相卿又以往
尋妻父之言規避不出以致刺蕉不已斧鑿相求拖
累經年懸案未結今相卿到案則或是或非自可以
情理折衷之查李正謀之原聘頭貞也婚書媒妁可
証治酒會親交銀四兩二錢有証庭鞠之下不特各
犯僉供如前卽賢忠之胞弟謝賢志亦不能代爲容
隱矣又查羅相卿之後娶頭貞也過聘傳庚費銀六
兩及布疋酒席之類俱冰人陳爾吉爲之合尖其原

聘事情並未問問則似乎明婚正娶者矣然頭貞之
許字李氏也受聘在先其再嫁羅人也問名在後知
所先後而兩造之曲直攸分矣查主婚之謝賢忠久
矣在逃則作媒之爾吉自難卸責據爾吉辯稱前與
李正謀結親之處原未與聞但爾吉身爲賢忠之次
婿娶其小姨而不知大姨之已字似屬謊供况正謀
之聘婦與相卿之求鳳相距九歲縱使賢忠秘而不
言彼爾吉之妻未有不以家庭情事轉相絮語者也
少相詰訊爾吉則已舌蹇辭窮自悔無及矣查婚姻

律載若再許他人已成婚者杖八十謝賢忠一女兩
許應照律杖八十陳爾吉原係同謀應照爲從律減
一等杖七十是蔽厥辜李正謀禮聘頭貞供証甚明
應照斷歸前夫之律給還完娶仍於該犯名下照追
聘財給付相卿收領查相卿並不知情應免議可也
批謝氏給還李正謀完娶謝賢忠獲日仍追還羅相卿
財禮餘並如詳行繳

批鄧士云妾目爭婚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典滋審看得鄧士云即鄧士蘭又即
鄧士榮滿貞即既香又即秋貞乃士云原聘之婦也
緣士云之父鄧紹宰憑媒楊信之禮聘郭志甫即郭
惠學之次女滿貞爲媳旋即貿易粵西一十二年杳
無音耗於是志甫復將滿貞遣嫁何相甫之子何正
朝爲室比及士云返里欲締舊盟訪聞昔日之好逑
已作他人之新婦無怪乎其孤獨飲泣破鏡求圓矣
卑府遵批查訊據士云供稱先於二十九年憑媒下

禮聘定滿貞又於三十八年過門入贅合卺月餘嗣
與大舅郭連生入粵尋親連生先歸誑言身死而後
生妻去帷焉質之原媒楊信之口供如一第查其控
縣原卷且稱毀盟控院之詞則云伉儷三載庭訊
之下又供稱月夫妻及詰其有無疤記應對茫然世
有月餘之贅婿枕席之間全無鑒別者乎則其事屬
可疑矣據正朝供稱志甫生有三女長適羅門次名
滿貞久已身故季名秋貞乃憑媒禮聘之婦結髮三
年幸而弄瓦問之秋貞亦供吐無異第查閱婚書主

婚書之人則係宗學而非惠學惠學既係志甫宗學
又別無其人婚書若此則其事又屬可疑矣夫婚姻
之道風化所關一去一從廉耻攸係今志甫已死者
不易提現在之郭連生活口對質終難定誰氏之糴
糠也嗣據連生供稱伊妹滿貞於三十三年業經身
故則是三尺孤墳鞠爲茂草幽明隔路焉能復緝良
緣乎第詰其滿貞既死窀穸何處必將啟驗屍棺以
辨真僞而連生等始直吐真情其現審之秋貞卽係
晚香滿貞之別名曾於二十九年許字鄧宅不料其

父子入粵久客不歸一十二年絕無音信又因原媒
楊信之捏報士云已經披剃欲爲作伐賺取媒錢盜
寫年庚偷送何姓其時志甫且信且疑未敢輕諾延
至四十一年始將滿貞憑媒遣嫁若士云等所供之
同往粵西過門入贅點屈烏有償之士云倪首無辭
惟以赤繩已定故創是求爲望耳查婚姻律載凡寫
立婚書若再許他人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娶者知情
與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
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歸後夫又律

載五年無過不娶及三年不娶者並聽經官告給執
照別行改嫁等語夫士云入粵雖已一十二載但滿
貞改嫁之時並未告官給照且據士云供稱止願聘
妻不求財禮應將滿貞斷給士云其正朝聘財仍於
連生名下照追給主所生之女亦令正朝領歸雖嬰
兒思乳脈脈而泣三年恩愛一旦分離其夫妻母女
之情大堪酸鼻然 國法所在則亦無可如何矣此
一案也正朝之娶婦本不知情滿貞之適人聽從父
命士云之庸想原稿難甘而其間起禍之由實由於

楊信之之假傳音信落髮爲僧致將志甫拖累而歿
是信之之罪實係罪魁應予重杖以謝志甫於地下
可耳是否伏候 憲裁等情奉 憲牌內開據該府
批解何正朝等一千人犯前來本都院隨訊據郭連
生供小的有個妹子是楊信之作媒父親許了鄧家
因鄧家往廣西不回楊信之就說鄧士云在廣西做
了和尚我與你說與何家罷父親不依等語據此查
據各供如原媒楊信之供稱何正朝所娶晚香即係
鄧士云具告之滿貞因其土語參差以致狀內訛寫

但士云其控在後狀內訛寫容或有之而信之既知
晚香之名何以於士云未控之先亦以滿貞赴縣具
呈且晚滿二字音固畧同香貞之名字句迥異併查
據前司原詳驗明士云庚書亦係晚香今信之前後
情詞閃爍其中或有受賄扶同情弊亦未可定又據
鄧士云供於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上門成親六月
十二日同郭連生前往南丹州等語據郭連生楊信
之成供並未成親亦未同往而前司詳內府審並未
究及再訊士云有無哥子據供哥子叫鄧士蘭二十

歲死了及訊其何年月日死故則范朕不知并供前
在府縣具控之鄧士蘭係母親告狀錯寫查閱前司
詳內雖經詢及錯寫情由並未有鄧士蘭係鄧士云
哥子之供如鄧士蘭果無其人卽上云錯寫猶可支
飾今士蘭既稱士云之兄何以錯寫已故名字當日
許配的係何人豈可置之不問種種疑竇前詳殊非
信案合亟駁審云云該卑府覆看得嫁娶兩明之訴
與破鏡求圓之詞皆岐中之岐而終有必由之直道
者也緣未民鄧士云卽鄧士榮妾身鄧士蘭名目先

以原聘之滿貞卽晚香爲何正朝之所奔娶赴

憲控准轉奉司檄飭查比據滿貞之兄郭連生供稱
滿貞久已身故其媒某何姓者以名秋貞及互相質
辯而現在之秋貞卽係滿貞且謂當日許嫁之士蘭
卽係士云是以遵照定例斷歸前夫業蒙據詳核允
不謂何正朝情有所鍾義難割絕未及發落崩想

憲轅仰荷燃犀提犯親猷於是鄧士云始有不及覺
之供兼奉有前詳殊非信案之概矣卑府祇遵

憲檄敢不矢公矢慎仔細推敲以副 憲臺矜恤民

情維持風教之意先據士云供稱伊與滿貞雖未成
婚而滿貞實係原聘之婦士云士蘭本係一人其已
死之兄別名士揀查此案情事歷經審訊從無士揀
名目今忽捏此音韻相同之字樣明係以假亂真故
留疑竇耳又據郭連生供稱滿貞一名晚香再許何
姓改名秋貞則是秋貞晚香滿貞雖有三名原係一
女已無疑義而士云之是否士蘭終莫能辨彼滿貞
者雖有不與同衾削髮爲尼之請其如國法何復
據鄧倫先供稱士云即係士蘭士蘭已故之兄名爲

士棟似與士云現吐之供相符矣及詰其已死之日
在生之年則曰大約到今該年二十七八等語查鄧
士云前蒙 憲審自供伊年三十歲有兄士蘭已死
計年三十八歲今士棟死後計算到今該年二十七
八是士云者尚當以士棟爲弟何得反爲士蘭之兄
耶詰之儉先始露真情謂紹宰止有二子長名士蘭
次名士云士蘭已歿今與正朝爭婚者乃未歿之士
云而非已死之士蘭若夫別有士棟之處則亦士云
之所教導以圖倖勝公庭耳詰之士云不特士云儂

首服罪卽伊父紹宰亦將士蘭之生年死月和盤托出雖諉卸於在逃之楊信之而若輩之頂名妄冒已有應得之罪矣按律凡爲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完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財禮鄧士云自認情真應照律杖九十但查案內人犯已將郭志甫拖累而死止予一杖未足蔽辜併請枷示以懲刁頑至於奸媒楊信之已於前詳內擬杖收贖應免重科何正胡娘娶兩明應將滿貞卽秋貞給還完娶此一案也若非憲臺之屏照無遺奸民破膽自行吐露

以得其情幾爲小人所欺而卑府不能詳慎之過理
合自行檢舉亦惟小心勉勵以圖後效耳再照卑府
遊奉 憲檄飭令妥詳今雖審出真情而鄧倫先一
犯原案無名楚民多刁誠恐再生擾累相應解赴
憲臺親讞定奪者也

按察使郎廷棟看得破鏡求圓一案蒙 憲肅法懲
奸批行本司查明原案定擬招解仰見 憲臺神明
及物屢照之下魑魅不能遁形今本司細察滿貞之
父郭志甫先將伊女滿貞許字鄧紹宰之長子士蘭

爲婚及後士蘭物故志甫應行將女另爲擇配但斯
時理應通知媒妁相問鄧姓明白則無今日之葛藤
矣木司撥厥其情此皆郭志甫愚夫見短惟恐紹宰
聞知索還財禮別生波瀾是以竟將滿貞改名秋貞
另行擇配於何正朝掩耳盜鈴竟圖支飾而原媒楊
信之遂挾不用爲媒之嫌於中篋弄致啟士云頂月
已故之士蘭卽伊一人之名出而爭婚信之從而袒
証一軌狡口弗難蔽天遮日若非憲臺明察秋毫
詳頒鈞檄指示如士蘭果無其八卽云錯寫猶可支

批馮璉將撫女妾月爲婚一案

長沙府知府崔岱齊看得馮璉以浙紹人氏向客寶慶依於胡副將之幕遂與前副將之子劉君芳卽一元時相往來杯酒密契馮璉遂將親女許配君芳之子全斌當憑徐應科爲媒備禮行定此康熙二十八年事也迨馮璉作北游向君芳借銀一百五十兩後又寫札借銀二百五十兩君芳又付一百兩又零星借銀二十七兩是君芳之待璉情亦篤矣乃君芳累欲畢婚璉以年幼爲辭至四十一年始行迎娶而原

聘之物一無所有然君芳猶以爲其親女式相好也
迨後君芳物故馮璉所負未償今夏五月內有王爾
匡者亦係浙人忽以尋女來長謂其女曾撫於璉向
璉追問而璉惟以嫁去爲詞出給銀四兩作歸家盤
費乃爾匡以不得見女爲疑密訪始知璉與劉姓聯
姻遂赴寶慶探問而爾匡告以璉有親女已嫁浙之
沈姓今在劉家者乃伊女也君芳之子全斌舉家驚
愕遂偕其母來長追問得實上控 憲轅蒙批查審
卑府研訊馮璉供稱當日以親女許劉是真後以伊

母在浙已先許沈姓因於三十七年撫甯匡之女遂
抵配全斌等語據劉斌供稱先前全不知因兩匡來
說方知是馮璉先則瞞君芳於生前今則欺君芳於
死後馮璉將何面目見君芳於地下馮璉合依若爲
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律追還財禮查當日原聘
財禮媒人徐應科所開之單與全斌所開惟少金釵
一枝應照應科之單斷給其馮璉所借君芳之銀據
馮璉供認其借銀二百兩已陸續完過銀八十二兩
據全斌供稱前後共借銀二百七十七兩收過銀五

十兩當日之借銀原無票約其後還銀亦無收字但全斌若係浮開吞賴則何不照其原日之書札浮開而并此五十兩已收之銀俱爲不認况馮璉所供先借銀一百五十兩後又借銀一百兩係君芳親人羅姓所付當卽退還五十兩之語有何憑據則馮璉之詞固不足信應令照全斌所供斷還至爾匡之女嫁於劉門已經四載其馮璉親女出字沈姓亦已多年且又無良賤之分卑府復傳全斌曲爲勸諭咸已心服姑從寬免其離異可也

批馮璉依擬杖責追還財禮并欠借銀二百二十七兩
其改字沈姓之女姑免離異仍將馮璉羈比勒限追給
取劉全斌收領報查若敢抗延卽照律詳斷繳

批李世元兩姨有服兄妹不得爲婚一案

按察使卽廷棟查看得陶嗣臣次女除妹幼許李奇生之子世元爲妻後改嫁趙奇生之子爲媳李氏控縣審明將除妹着世元領歸完娶趙奇生當堂搶奪除妹毆傷李奇生該縣目覩克惡之狀欲爲懲刁儆惡改正婚姻詳憲批究李奇生於某月內因病身死復審仍令領歸完娶李阿余母子以構訟殘婚情願去婦領禮另娶等因呈詳本都院奉批該縣所斷妹與初詳改正婚姻惡俗漸化之語自相悖謬批

司查明詳報遵卽檄行據該縣詳稱據阿余母子仍以構訟殘婚不願復合情願領銀另締良姻矢口如一第嗣臣於世元雖屬翁壻今構訟年餘已屬仇讐除妹已非完璧自難強之使合查律內有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歸後夫今世元母子既不願配應如龍岡卿等原息處銀三十七兩給世元另娶除妹不致彼而復此而世元亦無室而有室矣等情詳司本司覆查陶嗣臣與已故之李奇生原係兩姨憑外婆李氏將除妹聘訂世元已有年矣夫何嗣

臣愛富嫌貧將除妹改嫁趙奇生之子爲媳又復聞
毆縣堂搶奪除妹真刁頑之甚者也今以李阿奈母
子終以殘婚爲辭願領禮銀另娶該縣雖有化俗之
心仍應聽從民便不能強之使合應如所議斷給銀
兩令其仍娶以結此案陶嗣臣悔盟改嫁趙奇生知
情擅娶李世傑控告不實均事犯 恩赦以前應邀
援免可也

批陶嗣臣悔婚改嫁自應將除妹斷歸原夫但李世元
與除妹係兩姨有服兄妹於律不得爲婚姻姑如詳所

銀另娶結案並與援免此等小事延至一年有半是何緣故該縣以笞四十折責二十板殊屬不諳併改正飭行繳

批李如寧同姓爲婚一案

衡州府知府常學良審看得李如寧乘機詐婚同姓
勿顧者也據兩造供吐勢等風牛隨查縣卷如寧始
告之呈止稱三十一年憑媒陳國相說合鄭氏血女
爲妻至四十五年女父物故方接女回等語並無溺
水拾回之事亦無救秀之名按之李阿鄭生女年月
併領歸與伊夫物故歲次大相舛謬又聞如寧赴
憲所供狀語幼配諸枕多年之妻非閨中處女並見
狂悖揆其誑瀆之意實由衡陽令姑息之念斷銀六

兩卽聽人指使以爲圖婚左券遂捏告丁堯章活拆
縣令枉斷且堅稱配合口汚閨淑使孀婦處女露醜
公庭推訊至此殊堪痛恨不知同姓難婚律有明條
况值憲臺維持風化之候何故以事屬子虛開此
一賣乎李如寧任人牽鼻棄機欺寡狡辯詐婚合依
不應重杖以懲陳國相伴若持公實爲袒証應照不
應輕律發學責戒倚老之李三陽不以理繩猶子而
與伊戚曹少卿等羣相附和亦照不應輕律引弟閨
中弱質無可取供長途免解其計嫁惟聽李阿鄭自

便今呈縣卷伏候察奪

批查縣斷亦稱李如寧父抱養是真原爲配如寧計等
語但同姓不爲婚則無論拾養與抱養總無可合之理
仰飭照縣斷李子英出銀六兩給李如寧佐婚娶之資
詞內人等俱概免議繳

批熊盡兒乞養子賴婚一案

桃源縣知縣巫頑孫審得楊雨若乞養兒熊盡兒立
嗣寫書事果是真迨至恩養不服仍歸本生父母卽
地方人知有此情兩經審問招贅女婿之事確屬子
虛惟是鄧林士詹君先上年府審時供稱先年係木
紅紙寫的此嗣書是假今卑職詰其本紅紙寫的遺
囑拿出來向楊雨若認筆跡對印証俱推卸到楊君
玉收存之語查楊君玉三十八年物故鼎還君玉平
素既相往來是必去吊慰且緊要遺囑婚書落在他

手有不急於言明其棄東床佳婿再者有不問計於
鄧詹二人拉楊雨若三面同至其家稍有異說立即
興詞何待唐正坤四十五年聘娶成親將以就館方
始發覺今熊鼎還自恃老憊刁猾變幻游移卽據伊
子熊盡兒鄧詹二人所供楊雨若豎屋上樑鼎還備
去酒羊食物却與聘禮不同又據鄧林士供稱盡兒
不肯在楊雨若家裏雨若必欲定婚不肯配婚之供
夫既有此語爲鼎還者卽不能雁幣遂雨若之願亦
當效古人寸絲爲定律云雖無婚書但受聘財者亦

是今庭訊之下既無婚書又無財禮無怪乎兩若將
女許嫁唐正坤並無干律矣如藉詞書一點根由歟
想不絕則仍還父子妾猶未醒何也將謂楊氏子盡
兒歸宗十有年所業已熊者熊楊者楊早已義絕不
當今日致辯將謂招贅女婿須憑媒灼明立婚書開
載養老字樣今婚書媒灼一無憑據惟有廟書現存
况譬令審時熊昌供紅庚係伊叔收拾切思婚姻得
失在頃並無庚帖一出百計變幻欲破人之鏡其可
得乎熊昌還刁誣賴婚鄧林士詹君先偏袒硬証今

審情事兩虛合依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但
念若輩山野無知今東作方興正在農務匆忙之際
應請憲臺法外施仁開一綏洪恩出自
上裁者也

批既無婚書明係刁証熊鼎還照律加等杖七十鄒林
士登君先証佐不言實情減等笞五十應折責發落繳

批李三仔強搶爲婚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看得李三仔昧倫犯律恣肆橫
行人其形而獸其心者也王祥生有女未秀於康熙
三十四年間憑媒說合許配三仔長兄石子爲室未
幾石子物故雖未于歸已經聘定則名分自存也何
三仔妄思接姻先以雞酒餽探祥生執理不允復以
輿強迎祥生碎轎斥回並鳴之於州三仔畏罪匿不
出質延至本年伊兄李世福免原媒茆德生議還原
聘入兩具領和息已屬法所不許及祥生復憑李增

五媒合將未秀轉許生員張治章之孫爲繼室則落花流水三仔覬覦之心可以已矣無何三仔與歸輒敢統人排闥強搶未秀以歸誠可謂膽包七尺矣祥生亦控差拿又敢抗拒致前署州督役親拘始得就獲茲據新收審解前來卑府又加親鞫其始挾制轉親緣由其繼強行搶奪情形據原告証佐供吐鑿鑿三仔猶以財禮短給爲辯及加詰質俯首捫舌莫能措一詞矣查強搶時未秀已經復許張姓與三仔叔嫂之義已絕似未便以兄亡收嫂之律擬議李三仔

應照該州改擬強奪良家妻女爲妻妾者絞律應絞
但審未成婚照例減五等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又
犯拒捕於本罪上加二等應杖九十徒二年半該犯
克狠無禮仍應枷號一個月示衆滿日發配李世福
雖供並未同搶但曾同行拒捕應照爲從減等杖八
十徒二年未秀仍歸張氏其原給還財禮銀八兩查
律例若已定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
財禮應於李世福名下照追入官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批李三仔李世福分別杖徒李三仔仍枷示一個月發配米秀仍歸張氏所退聘銀姑免入官據該州審王祥生供李茂榮在城請人去搶該府復行駁詰該州何止據釘恨牽告一說遂置不問及該州再審竟將李茂榮不解該府亦以無從取供置之矣又該州前審李三仔供李富聖在場又訊李富聖如果不在場半夜裏還在李世福家幹甚麼事擬以不應重杖該府復行駁詰該州其間出入得無枉縱及該州再審反將李富聖不解該府亦以無從取供置之矣屬員不理上司而上司亦

以糊塗了事均爲罕見又李三仔將未秀躲匿曾穆古
家中而該州親獲李三仔未秀於樓上則曾穆古一犯
乃藏匿不法之罪人也上下問官並無一語問及是句
緣故仰飭提李茂榮李富聖曾穆古併王祥生一同質
訊詳解繳

批易盛喜指腹爲婚一案

長沙府知府崔岱齊審看得夫婦爲人倫之首婚姻
爲風化之原故事必由於禮儀行必遵乎律令然後
可以行當時而垂後世若夫神道設教斷不可以爲
紀綱法度之施也今奉法審易盛喜埋案拆枕一案
據易士鴈易盛喜及媒易士裕等直供云原係指腹
爲婚並無庚帖再查前案原供文又元生女士鴈以
兩鷄兩手圈爲之洗三朝又以銀花帽孩衣鷄酒共
計值銀四兩爲之匝週歲直至二十八年之後士鴈

遂令伊姪易士裕議婚更無絲毫之聘請求庚帖又
元因大怒不允遂糾宗族生監七八人硬要婢結以
致連年構訟卑府念中表結親原止禁總麻之服若
係堂族猶可援大分無礙之條若指腹割襟律例煌
煌嚴禁斷難徇縱以開藉口謀占之端况新奉

憲禁血抱童婚在案何況指腹乎至於財禮原不計
輕重鄉里亦不能備六禮然聽憑壘鄉僻壤村姑野
婦不以庚帖爲憑乃毫無執據而以三朝週歲親戚
饋送之禮爲辭強欲成婚謬矣在盛喜身克縣吏家

有七八衣冠寧無名門舊族今不正其始豈善其終
將來夫妻翁婿姑媳之間必以累訟破家爲口實參
商乖戾此又於國法之外慮及人情所必狀也若
云易定婚在前王定婚在後其稱前者不過指腹又
係律禁易固無所謂前也王又安得稱後乎故前署
縣審時仍難斷此婚確應歸誰故以神道設教令之
拈鬮此出於權宜之計而非出於依禮治世之經也
卑府莅任伊始愚昧未敢通變惟知遵守成法仰體
憲禁合無將瑤珠仍給與王姓行禮成婚某易盛喜

另行擇配但易士確於文又元原係郎舅當其生女
三朝盛喜曾致慇懃及至週歲又送衣服鷄酒雖非
請庚而於親誼倍厚今欲擇婚家寒難舉合令文又
元倍答銀一十二兩以助內姪花燭親親之道宜爾
其署縣所與二兩亦以助之各速婢結母再失時使
怨女曠夫咸得完聚而於律於禮兩無干碍 憲臺
新行之禁令克昭而壘邦知指腹非婚姻之禮矣
批據審易盛喜指腹割襟且無庚帖殊違律禁王姓媒
庚有憑如詳將瑞珠給與成婚仍於文又元名下限半

月內助銀十六兩及署縣捐銀二兩統給易盛喜收領
另行擇娶取具遵依領狀報查繳

批李朝玉居喪嫁娶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蕭元章等之強掣李廷
新也緣元章有族妹蕭氏先嫁王新鳳不幸鳳故夫
喪未滿伊嫂蕭氏因負債無償倩媒王亥鳳說合丹
醮李朝玉爲繼室議財禮銀三十四兩主婚受禮皆
伊姑爲政通知氏父蕭廷魏亦已首肯於某日成親
氏母彭氏且往送嫁初無異議乃元章等以陪親酒
禮未遂輒捏壓良爲妾恣憑廷魏招致多人赴李講
說不理乘李廷新掃墓路經其門強拉入室羈留五

十餘日是自子之以隙也又聳合生員蕭國獻具詞
控學兩造均不服處此該學有報明之詳也蒙

憲批查卑府細加研鞫查李朝玉娶蕭氏爲繼室婚
書有憑卽訊蕭氏亦供過門數月李家並無妻妾止
有小婦人一人則其爲是妻非妾明矣再查主婚受
禮則有伊姑爲媒說合則有亥鳳氏父在縣已有許
嫁之供氏母臨期且有送嫁之往則其爲情願而非
強娶又明矣惟查蕭氏於四十三年十二月內夫故
卽於四十五年二月內改醮服尙未滿則居喪嫁娶

主婚及謀娶者罪均不能辭也蕭氏夫喪未滿卽行
改嫁應杖一百但嫁娶違律條內若由祖父祖母伯
叔父母姑主婚者違律之罪獨坐主婚今蕭氏有伊
姑蕭氏主婚應坐蕭氏滿杖係婦人收贖蕭氏免罪
仍離異歸宗李朝玉知而爲婚依律減等笞五十王
亥鳳知而媒合減主婚犯人罪一等杖九十財禮照
追入官蕭元章強挈李廷新等私家羈守依威力制
縛人律杖八十蕭廷獻不行控縣擅呈該學又不赴
審應照不應重律發學責懲是否允協伏候鑒閱

批蕭氏夫喪未滿改嫁其主婚之蕭氏依擬滿杖收贖
仍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買穀備賑李朝主王亥鳳依律
減等發落蕭元章等各杖八十分別責懲李文燦擅留
公文殊屬不合罰銀十兩送修長沙縣學官李陞責
革其李朝玉社生之稱是何名目併行學查明報繳

批劉光昇欺庶吞產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審看得劉光昂與劉光昇兄弟也開墻之聞蓋緣家產之未清耳其父學海娶妻譚氏妾劉氏又收婢潘氏潘氏無出譚氏生子三人曰光旦光進光昇劉氏生子四人曰光昱光昂光昌雖有七子不無嫡庶之分焉學海身故弟兄構訟始有二十三年分產之舉厥後譚氏削髮披緇亦於癸未歲圓寂彼光昇者乃借母米塋之大題赴愬於縣該縣止據戶族劉雍之等所覆遂謂劉光昂私占膳田

予以一杖並令其出銀三十兩共襄喪事孰知膳田
之外光昇別有私財尚須清白此味父吮弟之詞自
不能令其甘心鉅默者矣卑府遵奉 憲批執法嚴
訊細閱呈驗之合同存思兩造之情節若均分已明
之產無庸置喙惟是小崗之田山雖據光昇供稱本
非公物但該犯既稱伊母備價贖回伊等湊價再贖
誠不知伊父在日伊母之私囊若等之私蓄又何自
而來也矧註明私贖之處乃光昇所執之合同而光
昂合同則閱而不載將無合而不同同而不合乎再

查石羊之出一十四畝現係譚氏供膳之產則於告
官之日理應均分何爲受銀二十兩聽其獨管是喪
祭之費仍係變賣公共之膳田而非責令光昂攤出
矣雖老契內所批之遺筆與伊父在日撥給奴婢之
分關字跡不符亦屬偽造而小崗之田山其爲光昂
之所贖昧已無遁情至於所控倡仇滅親鬻子完銀
之處查光昂現有田產奴婢不至鬻子其從前之分
書合同但載有劉雍之姓名似非不共戴天之遺憾
劉光昂恃嫡欺庶不無借道役之情查該道前將劉

光昇責治一十五板應將劉光昇如數補決仍將已得之二十兩追還光昂其小崗之田山仍責令光昂光昇嫡庶兩支均分管業也

批均如詳行繳

禮政類

批議捐俸工建醮祝聖由

長沙府知府姜立廣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四十二年如同一日省刑蠲賦德澤頻施溥海內外莫不共樂昇平本年三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五旬萬壽大需皇仁特頒

恩詔遣祭南嶽敬懸御書匾額立碑設醮恭祝

聖誕併建造御書樓一座遵奉

宸翰曠古之罕觀爲全楚之光榮 天使賁臨臣民曷
勝懽躍茲奉查議建醮事宜卑府等躬逢

盛世親被

皇仁柰草茅下吏無由仰荅

皇恩今建樓啟醮各費浩繁凡屬臣工各有同心議將湖
南通省知縣以上本年俸工銀兩俱捐爲公用共勸
聖典理合詳明伏候 憲臺批示遵行

批官捧照數公捐併遵前批首列本都院俸銀一項其
役食除皂快民壯外無庸多及繳

批請復胡劉二守遺愛生祠田址一案

衡州府知府孔興滋看得生員周瑛等以懇廣今日
皇仁等事上控余于瑞等一案蓋久湮之遺蹟而難以
驟明者也先經盧知府訊供詳報祇以生祠遺愛二
卒漫無着落以致後奉駁查此報功食德之典誠

憲臺風勵後人之盛心也卑府遵批確訊據周瑛供
稱浮橋馬頭自故明嘉靖三十六年胡太守創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劉太守修之又造水神亢帝二閣以
鎮之邑人陳太常爲文以記之記云閣旁有室布席

箕坐則生祠遺愛二亭之故址文獻足徵者也據余
子瑞供稱伊等聚族而居歷有年所從未聞生祠遺
愛之名目設使果有此亭誌書何以不載陳太常之
記何止云閣旁有室不云閣旁有亭此亦國乘之可
攷者也各執一詞片言難折檢查縣誌不獨生祠遺
愛無此亭名卽亢帝水神亦無此二閣容或撫臚者
闕畧之過耶第思閣旁有室布席箕坐必係劉太守
爲政之時燕息之所而所謂生祠遺愛二亭書又必
劉太守解組之後彼都人士睹物興懷沒世不忘之

意亭既有基室既有址得其基址則呼之爲室可呼
之爲亭亦可謂亭自亭而室自室因可謂卽室是亭
卽亭是室合而爲一離而爲二亦無不可然此非公
同勘驗不足以服兩造之心查水神亢帝二閣坐東
向西左南右北北以舊牆爲界其直如矢界外則余
姓周姓之民地也南亦牆爲界其東西角少缺之處
是爲羅瑞卿草房西南角少缺之處是爲余達先茅
屋而卡不前不後之處嵌入腹內者則爲余子瑞壤
屋三間夫水神亢帝二閣今雖頽敗然驗其四至在

當日創建之時廟貌原自宏敞斷無於不前不後之處別有二三楹嵌入腹內之理則是亭基室址卽係此朽屋三間而爲余姓之所占踞者久矣積之子瑞子瑞亦不能再措一辭惟以是否官地年遠莫知蓋恐民占官基必干罪譴故歷經審訊矢口不承猶不思自吳逆作亂以來兵燹之餘凡爲民牧者不知費幾許心力招之徠之而後哀鴻復集縱使鵲奪鳩巢亦不過付之滄桑代爲清理則亦何足淡求乎相應押令余子瑞將此嵌入廟內之朽屋三間卽行拆毀

立界清楚仍責令情願修葺之周瑛等捐募建亭置
備則二守名世永相祀奉以存勿剪勿伐之遺意可
也至於羅瑞卿草房余達先茅屋驗係廟內基地亦
應還讓以復舊制是否伏候 憲奪

批如詳清復繳

批雲南何方伯崇祀長沙郡學鄉賢詳

湖廣湖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懇錄舊勲廣崇廟祀先賢食德奕代蒙庥事據長沙府詳稱據攸縣廩增附生員何祖生何永沛何祖武等呈前事呈稱竊惟一字榮於華袞尼父不遺片善四廟異於潘祀狄公獨恤有功蓋凡有勤勞之可嘉無不爲聖賢所推獎况欽憲淵源學海文章擅三蘓之奇黼黻

皇猷奏疏追二陸之盛福星與翼軫並照網舉目張不赫月而已可沛澤偕瀟湘俱浮時和歲稔喜昌期之

迄今恤士愛民均拜康侯之德褒德崇功尤希方伯
之恩生等念先祖何楚英中明末樂已丑進士原拜
監察御史繼擢雲南藩屏情愼愛民勤勞報國

上嘉其績賜以克劾勤苦之勅書下頌其功奉有恩
德孟厚之匾額躬詣瘞主眷益隆賜塋於長
沙南城外新開鋪石坊石人猶睹先朝法物墓碑
墓誌尤瞻盛世羽儀故長郡全書紀其善政大一統
志表其懿行不特攸祀鄉賢抑且滇登名宦惜生等
父書徒讀世德罔承雖前人有美而弗傳致鄉賢於

府而未與幸逢 欽憲身扶名教方且發潛德之幽
光力振綱常斷不忍循良之偶乘伏乞片長節取府
祀賞收則 先朝之勤勞猶得以枯骨而沐渥仁於
西伯後世之憐祖罔不因廟享而思甘棠於南邦矣
等因奉批仰布政司查議詳奪該敝學實看得前明
故宦何楚英秀濯湘南早膺南宮之選名高斗北遂
空北冀之羣乘驄馬而趨楓宸丹心日麗服豸冠而
持繡斧白簡風清肅剔弊之弘猷於闕右著旬宣之
偉績於滇中屏翰固嚴疆當日屢勅褒美惠澤流遐

域至今猶頌恩膏蹟載邑乘久矣勲名傳閭里芳垂
國史宜乎俎豆列宮牆久附入攸縣鄉賢今復請府
庠崇祀等情牒覆到縣該卑職看得故宦何楚英箕
尾精英山川間氣鸞坡待漏會看上苑之花風簡泥
金早種嚴疆之柳歌句宣於四國屏翰輝煌資保障
於一方旌麾震疊傳家忠厚播德澤於先朝繼世
衣冠流芳徽於奕代白首歸來無剩物清慎見其經
綸赤心歷任有餘廉鄉國奉爲模楷但名有待而顯
勝朝綸綍已標墮淚之碑而神無所不之昭代褒

崇豈惜開附之典縣已久光夫俎豆郡宜更薦以馨
香俾靈爽之式憑荷

皇恩而不朽而宮墻之壯色得憲政而益光矣等情
到府該卑府看得故宦何楚英攸木儲精星沙應瑞
早掇巍科戮豸冠而巡視八閩擢褒懋績坐薇垣而
旬宣六詔鄉閭傳忠孝之名史冊著廉能之譽縣庠
既久供其俎豆郡廡宜亟薦以馨香等情到司該本
司看得前明故宦何楚英祥鍾攸水瑞應文星積厚
流光允矣貽謀有穀承先啟後蔚然甲第流芳居家

敦孝友之倫服官著忠勤之節是以生邀華袞之
褒歿荷卹塋之典追原懿行洵堪坊表於鄉名列
賢祠久已祀隆木邑茲據裔孫何祖生等以墓在長
沙呈請崇祀郡學表揚先德其意可嘉行據該府取
具事實冊結詳賁前來相應據文轉請伏候

憲臺俯賜察閱批示施行

批如詳轉飭崇祀郡學仍候

督部學

院批示繳冊結存

兵政類

批糧道詳制營兵米一案

湖南糧道成光查得湖南南秋二米歷奉部撥本省各制營兵丁月糧餘存每石六錢折徵解部覓餉本道於接奉部文之日通行遵照惟查湖南額產南秋米石止長衡岳寶靖五府州屬之二十七州縣若兵米同城自是就近支領本色如同城無米之營汛不得不撥有米之州縣供支第營汛有設處于潑山峻嶺之中與溪河險阻之處相去產米州縣路

途竊遠盤運不便卽或濱臨大江浩浩以船脚無從
出備民推兵領兵要民送兩相爭競案查康熙二十
三年奉 前任督憲徐 飭令前任張布政使趙糧
道會議同城無米營汛定價七錢折給行令產米州
縣解交驛糧道衙門轉給兵無候領之苦民無解運
之勞等因奉批兵米定價折給誠屬兩便等因在卷
嗣此以後米價間有增減業經前任各道通詳有案
又查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內前道張副使詳議給兵
月米照解 部定價六錢折給奉 前憲鄒批允遵

行在案又查康熙三十年春季兵米各營差弁赴道請領經前道張副使詳奉督部院丁憲批仰道通融支給仍飭催徵解補項具報繳又奉署撫憲丁鈞批仰道酌給仍催各屬徵解毋得遲延繳奉此又於康熙三十年五月內前道具詳前撫都院王

憲批前院批允通融支給兵民相安已有成規仰卽照舊支給可也在案此湖南同城無米各制營兵丁月米兌給折色及解道轉給之原委也迨本道到任率循舊例而行至于歷年奉發派撥文冊前任各憲

俱飭令繕票分移各營自行關支而督憲檄發派撥兵米冊又係飭令移行各營按季赴領將領給過數目隨支隨報等因本年分兵米奉護院行令繕票各營自行關支先因各標鎮協營紛紛差弁赴道請領惟恐遲悞遂循照往例將本年春季兵米支給去訖憲臺臨蒞未將歷來赴道支給原委并春季兵米支給緣山詳明疎忽之處經承固難辭咎亦本道不行詳慎之所致也今奉憲檄嚴飭除將經承批解赴轅聽候查訊外相應具文詳明伏乞

本都院俯查 憲案恩宥既往本道頂沐 憲德于
無極矣

批據詳同城無米之營汛赴有米之州縣供支相去寫
遠盤運不便或船脚無出兵民爭競誠哉是言亦爲本
邑言之耳既改徵折色則何以不便于赴州縣支領而
反便于赴道者前督院徐 所以有兵米定價折給誠
屬兩便之批而並不他及也嗣後該道勒令州縣解貯
道庫故各營弁赴道請領而 王兩前院因有通融支
給之批使原撥赴州縣支領則各營弁何不赴州縣而

必赴道乎况本年三月內護院飭令該道分移各營自行關支在該道造送各州縣派撥各營兵丁月米冊之鈔今查冊開某州縣米撥支某處兵丁月米若干又開某處兵米撥支某處某處若干米殊爲鑿鑿若以赴道領給之米而造冊又藉寄州縣之下此爲欺州縣乎欺本部院乎抑該道自欺乎且據稱督部院檄發派撥兵米冊又係飭令移行各營按季赴領等因夫該道冊開某處兵丁撥支某處米若干而督部院固有按季赴領之檄原與護院自行關支之檄無異並未云赴道領也

而該道遂以爲遵奉督檄是欲于赴領之中硬添道字
恐不特欺本都院而且欺督部院矣種種弊端大非
法紀而可僅委諸經承之疎忽該道之不詳慎乎但以
事在恩赦以前姑免浚求仰速照另檄確查遵覆改
正毋縱該承舞玩漁利殃民繳

批解餉併鞘苦累由

沅羅懷便晃玉驛丞劉漢俊等竊查解送餉銀每鞘
裝銀一千兩用夫二名此定例也凡在押解各官莫
不遵行惟江西一省協解滇黔兵餉每歲部撥或二
三十萬兩以及五六十萬兩不等解銀每將銀一千
三百五十兩併作一鞘所餘鞘夫以爲肩輿搭包併
折乾之用在解官自圖利已之需而人夫實有負重
難堪之苦今本年六月初六日有江西布政司檢校
楊錫佑武寧縣縣丞毛嗣享各押解滇餉五萬兩俱

併裝四十鞘同時驟至所僱人夫見此重鞘人夫畏懼裝足不前卑職親督夫頭四處奔走月雨涉泥倍用夫價僱覓人夫直至辰後方得起身卑職親同押送前進目擊夫役之苦有病跛難行者有肩破皮綻者有中途另僱他人更替者亦有口鼻出血而暈倒者竊思沅縣乃極邊之地風土柔弱人力單薄向者一鞘連皮約重七十餘斤撻送之人涉此崎嶇道路或遇泥淋已覺難堪今之併鞘約重八十餘斤又值炎蒸三伏更傷維艱且恐任重道遠步履蹣跚途長

日暮更有不測之虞况每驛設長夫止有八十名而
餉鞘一到每起有百餘鞘或二三百鞘或三四百鞘
不等需用人夫不下數百餘名一時押送煙戶星散
不獨僱夫之難其深山密箐苗民雜處鞘重則人夫
損運不前鞘多則兵役防護不及設有意外關係非
輕合無詳請轉詳 憲臺咨明江南江西廣東併湖
北等省嗣後凡起解滇黔餉銀照例每千裝爲一鞘
不許併裝銀數希圖折乾或有二三解官飭令前後
分行務須相隔三四站遠毋令一時齊集致令僱覓

不敷先期知會銀數沿途飛遞以便按期應付如此
不

虞易得而意外之虞亦可永保無恙矣

批仰

桂陸藍嘉四州縣請復牛頭汾古埠改由樂昌河
運鹽銷售詳 四十六年五月

桂陽州爲籲天援例復埠等事據臨武縣知縣蔣元
楷呈稱切查桂陸藍嘉四州縣向食連州星子埠之
鹽俱係小民挑運零賣以道理計之自臨武至星子
相距六十里悉皆坡陀山嶺不通河道跋履維艱自
縣至牛頭汾僅止三十里兼有溪水通船在粵可以
直達韶郡在臨可以直抵南關則牛頭汾復埠其於
四州縣小民之挑運誠近而且便也四州縣銷食粵

鹽向有定額以牛頭汾仍銷四州縣額引似於粵課
無虧且從前卑商名銷官引實多售私課引之疏壅
任其操縱彼若報完則楚屬之官卒免處分彼若報
欠則楚屬之官坐受忝罰一歲售鹽若干銷引幾何
楚屬州縣皆無過問日今粵東鹽政多所更易盡革
舊商力積弊易鹽官爲收買新商交價運鹽昔之
完欠操於商者今之完欠操於官矣是粵省州縣考
成已絕商操之累若桂隨藍嘉仍食屋宇之鹽竊恐
復蹈前轍蹄也舊卑正宜及時請復卽以楚屬之民

充楚屬之商卽以楚準之商銷楚屬之引循照粵東
新例赴粵交價由樂昌韶郡一路運鹽銷售楚屬州
縣便於稽完欠而赴考成則牛頭汾復準不惟無碍
於課而更益於奏報也又據鹽山縣尹秦呈稱查得
由鹽至星子準路多崎嶇民難挑運至於牛頭汾路
較坦平民之肩運至便且星子準屬在隔省鹽之官
私引之完欠難以稽考若臨之牛頭汾係屬隣近若
於該地復準則應銷之額引可以稽其完欠不時督
銷其有便于民無碍于課垂之久遠永可保無虞者

也又據嘉禾縣知縣陳祥祚呈稱查得嘉邑係桂臨
分撥設縣僅止六十餘年其歷來民間俱係銷食連
州星子阜商鹽成例已久其牛頭汾與廢之故阜縣
不識始於何年廢於何日無案可稽又無縣誌可考
况牛頭汾係屬臨武管轄地方其間從設縣阜有無
便利於民無害於課將來一切事宜可保無虞可垂
久遠之處卑縣難以懸揣應聽本州與臨武縣酌議
詳覆非卑縣敢予置論也等因到州據此該桂陽州
以知縣管理州事伍士琪寫查鹽政一項惟便民便

商不虧國之額課不累官之考成斯爲經久之長策也按桂臨藍嘉四州縣例食粵鹽從前俱係小販赴廣東連州星子埠挑運路道險遠腳費不支是以民艱買食已非一日矣且四州縣原有額銷之引因鹽在星子埠發售則鹽之爲官爲私引之或完或欠無從查考縱官有冥免叅罰之心亦不過掛聽而已是星子埠之行鹽在粵之連州爲便而楚屬之桂臨藍嘉等州縣實大不便也今奉飭議復埠于臨屬之牛頭汾並從樂昌運赴該埠是四州縣于地爲適中小

販之買運既屬便捷鹽之到埠者更有引目水程可
驗則私鹽無從透入應銷之引官亦能查其完欠竭
力督銷則便民便商不虧課不累官孰有踰於斯者
乎况粵鹽積弊已深以逢 粵院疏題

特旨下頒一洗前此銅弊又蒙 撫憲爲民生 國
計起見諄諄下詢卑職悉心籌畫如牛頭汾之役準
真可垂之永久矣今據臨鹽嘉三縣會覆前來理合
謬議詳請憲臺附核轉詳聽候批示遵行

批 仰桂陽州會同各州縣確查河道畫一具詳候咨

廣東按察院核示繳

覆桂隨藍嘉四屆

引

改運樂河詳四十七年六月

桂陽州爲運鹽水程難以變更懇飭遵循舊例以免

攬越以全餉課事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巡撫都察院趙憲牌內開康熙四十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准廣東撫院范咨開據樂昌卑商人譚

允中呈前事又據桂陽州土商王錫美成大傳等呈

爲直陳肩運之苦舟便商民之利額賞電勞以廣新

恩以弘澤化事商州舊食粵鹽往例更改不一先時

由廣西轉運衡郴復由樂河直達郴桂現有鹽政可

稽迨至連樂設立總埠將桂臨藍嘉四屬分食星子
盤斤無如地遠山高半腸鳥道若舜頭嶺担杆嶺侯
子嶺高並雲霄竭盡心力方能度越若殺人窩何家
巷貫頭坑險過淵水倘一失足命本兩傾計程二百
餘里艱苦萬狀非復一日矣今幸 都天大老爺題
定新例欽逢

上諭召募土著預剔舊商積弊俯從商民利便此誠
撥雲見日之時也商等目昧承充恩沐給帖納餉拆
引在卽但商運鹽必由韶州樂昌更換小瓶裝運平

石木直抵水東與州界相連坦途挑運可以銷售何
碍于樂何損于運若此上不悞于官考下不病于商
民實都天爲國爲民至公無私之良法矣笑遭樂
邑新商妄稱河淺船少等語誑聳天轅希圖越界私
售切樂河大小船隻難以數計每日裝貨數百担不
等何致爭鬭若云夾帶始經鹽院大老爺查發續
經山水清遠韶關三次查驗私從何運在樂昌上流
雖有淺灘然苦在商非有累於樂也復遭連商稱云
額引甚重胆賣天聰切引益州縣各有定數商固

不能推於連埠而連引難以引之于商也商便樂河
何負于連至宜商運鹽尚未入境卽與連樂朋奸挂
計陷阻希登壘斷不知

都天大老爺德令維新一視王民不循舊例以原額
之引授之于商以額引之鹽市於本州之民難容越
境私售似此蒯計朋奸若不預鳴几遭陷阱是敢冒
瀆 天輟俯從民便嚴飭奸商俾州縣鹽斤得以各
遵內地而州縣父母上無考成之虞而商等下無壅
引之患並食鹽小民無履險之苦思上加恩世世頂

祝等情奉此遵卽備移郴州並行臨藍嘉三縣查議
去後又據桂陽州商王錫美成大傳呈爲運道已經
通行額息釐定以便商民以裕課餉事竊疏銷引塩
必運道便利方能行銷足額如桂陽州及臨藍嘉三
縣與郴屬共食粵塩郴屬運道由樂昌縣河其塩徑
到本境發售惟桂陽四州縣之塩以前粵商山連州
運至所屬星子埠貯銷其埠距桂陽州陸路計二百
四十里小販隔省肩運苦莫可言是以里民鄺義豪
等前有懇後牛頭汾舊埠之公額也幸蒙 粵撫都

院范 疏題另召土商錫美承充辦課蒙恩洞悉運
道艱難已據鄭義豪等情詞詳請兩省都憲改由樂
昌河運鹽均沐 咨會准行今錫美遵領水程已由
樂昌運州行銷買食稱便矣有宜章縣土商李華生
樂昌縣商譚允中又以懇循舊例免其攙越等情捏
呈院天又奉批查聞之不勝恐駭伏思桂陽由牛頭
汾水東市運至州城只九十里以從前由星子埠至
州陸路二百四十里較之實近一百五十里每包二
挑可省小販腳費三錢其爲便一也且本埠離城旣

近則繳票驗截不須時日可免遲延受罰其爲假二
也更有四溪係宜章地方爲透漏私鹽門戶今桂陽
之鹽旣在水東發售則小販不致越買私鹽督催之
官均免透縱處分其爲假三也至錫美指本行鹽原
欲運至本地買濟民食稍獲蠅利豈肯於中途賤售
致蹈行私嚴例李華生不過欲于四溪行私串通阻
撓夫桂陽與宜章同爲楚民同于樂昌河運鹽彼此
原無不便之處若不蒙准運錫美甘願收本令伊等
代銷以免後患伏乞據情核詳永定章程國民兩賴

等情據此該衡州府桂陽州知州伍士琪查看得桂臨
監縣等州縣運鹽由樂昌河裝運可達本境商民均
便已繕晰前詳蒙憲移咨又蒙粵東撫都院憲飭
行業於樂昌河道運鹽至境銷售真無不便矣乃宜
章縣土商李華生勾通樂商譚允中又以運道難以
驟更懇循舊例擬情具呈從中阻撓卑職查該商李
華生呈稱桂臨監縣各商舍近便之津梁冒險遠之
巨隴售私甚易稽查爲難等語允中稱河道淺隘難
以遵行假道入境勢必售私等語夫水道之險夷陸

路之遠近前詳甚明無庸該商代爲計慮至稱售私
一語查引有定額包有定數經過鹽關按引逐一盤
查私鹽從何而來及鹽到埤州縣又加查對額鹽從
何在郴宜之地私售夫郴桂各州縣同屬楚民同由
樂昌河運鹽如以爲不便則由連州運鹽彼寧不計
及於私售不又以爲不便乎總之連樂二埤商人各
有隱謀連埤設於星子原屬廣東地方非假桂陽等
州縣之赴運不能攬帶暗銷樂埤潛行私於四溪雖
宜章地方實與桂陽接界故不欲桂臨監嘉之鹽并

通而運致碍行私故爲通同把持其情僞諒在 憲
鑒之中今欲衆謀僉同勢不可得其桂陽州等州縣
土商舍樂昌河之便道萬不能運鹽至境官處隔省
萬不能稽查欲求引銷足額考成無悞其可得乎茲
郴州何牧議持兩可所准樂昌縣關開運鹽道里皆
屬不實若非公同會訊會勘無由畫一具詳理合具
文詳懇 憲臺俯賜鈞批飭令卑職會同郴州等縣
行提各商勘審明確畫一聯銜具詳則運道可定
憲件得以早結矣

批仰卽會同郴州等縣提勘確審畫一詳奪繳

河運鹽詳 四十七年十二月

國課民食攸關禁私與便運均不可偏廢者也今查商

人李華生等前呈與柳屬原議不無孜孜慮及於私售是以預爲持愼今訊據桂臨藍嘉四州縣土商王錫美成大傳等供稱由連河運鹽路遠費奢甚爲不便若改由樂河運鹽駁船挨次僱募不致壅滯塩包

遵驗並無攬越行私聚供如一又訊之李華生稱八州縣共由樂河恐有攬越且慮船隻難以僱募是以具呈今若王錫美等議定八州縣之鹽陸續到樂則挨次僱運倘一齊俱到則先儘柳宜二州縣僱運至於經過之鹽又照引查驗不致私賣則彼此便利庶屬可行等語夫禁私之法莫如盤驗前宜章縣議於白沙司點查正爲要着至運道職等公同勘明桂臨藍嘉由樂河運鹽較連河爲便已備晰圖中蓋陸運之勞不如水運之逸原不必論道里之遠近也况鹽政有

治人無治法奉粵撫都憲批行事果有益原難徇執
與諄諄爲商民起見今桂臨藍嘉與郴宜永寧由樂
河運鹽彼此無碍商皆協服議旣盡一則楚商共由
一道寧不可並行不悖耶緣奉批飭事理理合錄供
繪圖聯銜具詳伏候查核移咨粵東撫院 鹽院釐
定批飭以定百年之利賴商民均銜恩無旣矣

批仰候咨商

粵東

撫院繳

桂臨藍嘉四屬

議

改由樂河運鹽詳

四十八年四月

兩廣鹽運司查看得楚省桂臨藍嘉四州縣請改由樂昌河道運鹽蓋因樂河帶水直達其境路途雖遠而舟行安便盤駁雖煩而腳費簡省洵爲有益於四屬各州縣論之詳矣前奉

憲檄行查因楚屬郴宜

興永四州縣官商又慮其同路運鹽船隻難以僱募必致擁擠爭道私鹽難詰將不利於郴宜興永是以各持一議具詳業經本道詳覆隨奉批內開事果有蓋原難拘執但楚省州縣議既不一不若仍循舊轍

仰候咨覆 偏沅撫院該司卽飭知遵照仍候 鹽
院批示繳又奉 鹽院批如詳檄行各州縣遵照仍
候 撫都院批示繳業經轉行遵照在案茲楚省桂
陽州郴州又復會同傳訊郴桂商人議以八州縣俱
由樂河并運若陸續到樂則挨次僱船裝運倘一齊俱到
則先儘郴宜與永僱運而後運桂臨藍嘉之鹽又照
引查驗不致私賣彼此無碍商皆協服等因并將勘
明運鹽河道繪圖會詳 偏沅撫憲咨移檄道查議
通詳隨經檄行樂昌縣查詳去後茲據覆稱運鹽至

樂必另換龍船船隻無多駭難僱覓船價增貴商課
因之阻滯益商未見其利而民已受害無窮又船戶
水手夾帶私偷停泊駁運之時難免賣私克賺將來
引壅鉤繃致碍考成等因前來本道覆查桂臨等四
屬改運樂河在楚屬州縣會勘請一會議允協卽駁
運之先後與經過之查議似應均如所議毋庸另置
一辭矣惟東省樂昌縣復以駁船不足私賣克賺逆
計不似蓋因事屬更始亦不得不籌之遠而慮之深
也然船隻無多誠不足以駁運水手盜賣又難保其

必無但內地河道原聽商民船隻往來未有慮其停泊賣私而不許經由載運之理今日欲求兩利而無弊經久而可行者唯有責令楚商查酌該地駁船如果不足或自行添造或廣行僱募須於未運之先早爲計備不得於樂河額設船隻之內臨期爭奪致阻客課倘有恃強不遵許客人指名控告聽候該縣拿解究治至水手盜賣克擾應行樂令轉飭捕巡各役凡值楚船到境卽協同埠商在於停泊駁運處所分佈查緝苟有所犯連楚商一同辦處如是則駁船不患

其不足私斥不慮其不絕掃足私絕則樂邑無所損
矣該邑既無所損其楚商公額改運之處似應俯如
所請緣奉再行確查事理擬合詳覆伏候裁奪咨移
偏沅撫院一體察核施行再照桂臨藍嘉四州縣之
引例有輸納連州包稅銀兩今既議改由樂河則連
州難以抽收應令是屬州縣先將應完連州包稅卽
行批解赴道完輸免悞連州考成可也

廣東撫都院范 批如詳改運仰候咨覆

偏沅撫院該司仍轉飭各屬遵照并候

鹽院批示繳圖存